

卷之二目錄

列祖

真歇清了禪師

佛行月堂昌禪師

佛海妙空訥禪師

照堂了一禪師

圓悟粹禪師

佛慧可庵衷禪師

大禪了明禪師

無等才禪師

佛日普慈聞禪師

寓庵潛禪師

密庵傑禪師

別峰寶印禪師

塗毒智策禪師

佛照德光禪師

雲庵慶禪師

佛智蒙庵元聰禪師

佛日石橋宣禪師

佛心浙翁琰禪師

佛行少林崧禪師

佛鑑無準範禪師

癡絕道冲禪師

石溪心月禪師

偃溪廣聞禪師

荆叟如班禪師

淮海原肇禪師

虛堂智愚禪師

廣安收法編輯

新刻書局印

不列於目錄

蘇州府志

州志

州志

州志

卷之二目錄終

徑山志卷之二

海陽徐文龍

汶上李燁然刪定

鹿城陳懋德

訂

虞山宋奎光輯

列祖

第十五代

真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師叅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

已前自已師擬對霞云你鬧在且去一日登鉢孟峰豁

然契悟歸白霞霞掌云將謂你知有師便禮拜師一日

因丹霞陞堂云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

莫向寸心安便下座直向前云和尚今日謾某甲不得也霞云試舉我今日底看師良久霞云將謂你瞥地師拂袖便出師出世真州長蘆遷四明寶陀台之天封闔之雪峰詔住茲山師一日看厨下煮麵忽桶底脫麵潑地上衆皆失聲云可惜師云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却煩惱僧云和尚卽得師云灼然可惜一桶麵師問僧云你死後燒作灰撒了骨頭向什麼處去僧便喝師云好一喝只是不得翻款僧又喝師云公案未圓更喝始得僧無語師便打云這死漢師一日普請路逢一僧師以

拄杖指地上竹擔僧拈起云短些子師劈脊打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長說短師嘗作無盡燈記曰東平打破鏡已三百餘年龍潭吹滅燈復四百餘載後代子孫迷於正眼以謂鏡破燈滅而不知行住坐臥放大光明燈未曾滅也見聞覺知虛鑑萬像鏡未曾破也燈雖無景能照生死長夜鏡雖無臺能辯生死魔惑鏡與燈光常常寂明與鑑幻幻皆如照之無窮則曰無盡燈鑑之無窮則曰無盡鏡日用不昧昭昭於心目之間但衆生迷而不知故有修多羅教開如幻方便設如幻道場度如

幻衆生作如幻佛事譬如東南西北上下四維中點一
燈外安十鏡以十鏡喻十法界一燈况一真心一真心
則理不可分十法界則事有萬狀然則理外無事鏡外
無燈雖鏡鏡中有無窮燈唯一燈也事中有無盡理
惟一理也以理能成差別事故則事事無礙由一燈全
照差別境故則境境交叅一鏡不動而能遍能容能攝
能入一事不壞而卽彼卽此卽一卽多主伴融通重重
無盡悲夫衆生居一切塵中而不知塵塵皆毘盧遮那
無盡刹海普賢示一毛孔而不知一一毛孔含衆生三

昧色身然則一切衆生日用在普賢毛孔中毘盧光明
內慈氏樓閣中出沒文殊劔刃上往來念念中與諸佛
同出世證菩提轉法輪入滅度如鏡與鏡如燈與燈一
切時普融無礙誠謂不可思議解脫法門非大心衆生
無以臻于此境或問卽今日用見聞覺知畢境是燈耶
非燈耶是鏡耶非鏡耶答曰鏡鏡燈燈本無差大地山
河眼裏花黃葉飄飄滿庭際一聲砧杵落誰家後慈寧
皇太后命開山臯亭示寂塔全身于華桐塢

第十六代

佛行月堂昌禪師湖州人拈世尊初降生一手指天一手
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頌
曰奴兒婢子十生九死於裏不正被外邊使縱饒開口
便過頭未免渾身輓泥水正月二十日示寂

第十七代

佛海妙空訥禪師秀州人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曰坐久成勞曰見後如何曰不妨我東行西行十一
月二十六日示寂

第十八代

照堂了一禪師明州人上堂叅玄之士觸境遇緣不能
直下透脫者蓋爲業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
不通點絕純清含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
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以拄杖畫曰
祇向這裏薦取拈首山竹篋示衆曰汝諸人若喚作竹
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汝諸人且道喚作甚麼速道
速道頌曰竹篋舉成生殺豈可容人亂札錐劈脊一
揮如薦得銀山鐵壁也光輝三月十九日示寂

第十九代

圓悟粹禪師福州人垂戒曰住持以衆智爲智衆心爲心恒恐一物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惟善是求當問理之是非詎論事之大小若理之是雖靡費大而作之何傷若事之非雖用度小而除之何害蓋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賢者慎初聖人存戒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炎炎靡除卒燎原野流煽旣盛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古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之謂也正月二十八日示寂

第二十代

佛慧可菴衷禪師婺州人六月初九日示寂

第二十一代

大禪了明禪師秀州人妙喜會中龍象叢林所謂明大禪也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觀之始妙喜謫梅州州縣防送甚嚴或以爲禍在不測師爲荷枷以行間關辛苦未曾少怠旣至貶所衲子追隨問道者率不下二三百人杲以齋粥不給且慮禍嘗勉之令去師輒不肯以身任齋粥每肩栲栳行乞至晚卽數十人爲之荷米麵薪蔬食用之屬成列以歸衲子雖多無不具足

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杲法嗣之盛在貶所接者居其半師之力也杲被旨復僧衣自便繼被旨住育王師嘗在座下師爲人豪邁機鋒敏速妙喜室中不許衲子下喝師每入室必振聲一喝而退妙喜一日榜方丈前云下喝者罰一貫錢師見之乃密具千錢于袖中至室中先頓於地高聲一喝便出如是者數矣妙喜無如之何再榜曰下喝者罰當日堂供一中師見之卽驟步往庫司語曰和尚要十兩金主事者不疑卽與之乃遣行者隨往方丈師袖之以入復頓於地高聲一喝而妙喜大

駭入室罷徐問知其然爲之一笑每語師云你這肥漢如是會禪驢年也未夢見在然念其勤劬之久舉令出住舒州之投子先是投子諸庄牛遭疾疫死斃幾盡比歲不登師以大願力化二百隻牛以實之連歲大稔倍常頗有異跡遷住長蘆衲子輻湊叢林改觀及妙喜住徑山師來供施及飯大衆洎歸長蘆妙喜送以偈云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野干能作師子吼孰云無物贈君行喝下鐵圍山倒走後奉詔住徑山道望

愈著先是楊和王夢一異僧長大嗜腹緩行言欲化蘓州一庄覺而異之未言也翌日師忽杖履徒步而至門者呵不止以白和王和王出見之遙望師奇偉與夢中見者無異遽呼其眷屬出觀之眷屬竝炷香作禮茶罷師首言大王庄田至多可施蘓州一庄以爲徑山供佛齋僧無窮之利和王未有可否因令辦齋師飯罷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闕然傳言和王以蘓州庄施徑山長老遂達孝宗聖聽會和王入朝上爲言聞卿捨蘓州一庄施徑山朕當爲蠲免賦稅和王謝恩歸次日以書至徑山請師入城而二日前先已遷化矣自是和王宴居寤寐之際或少倦交睫卽見師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爲先善始善終斯爲究竟和王卽以庄隸本山此庄歲出十萬犂牛舟車解庫應用百事具足復有蠲賦之恩至今蒙其利師於緇素有因緣所在施供雲委衲子臻萃佛事殊勝江淞兩湖皆號之爲布袋和尚再出焉六月初七日浴罷趺坐而逝

第二十二代

無等才禪師杭州人六月二十六日示寂

第二十三代

佛日普慈聞禪師台州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水冷生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春雪易消曰如何是談論師乃鳴指一下問東西密相付爲甚麼衆人皆知師曰春無三日晴曰特伸請益師曰拖泥帶水曰學人到這裏却不會師曰賊身已露上堂城裏喧繁空山寂靜然雖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秋不自來風不涼而人不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旣身無二用爲甚麼龍女

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珍重上堂風雨蕭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叢雜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溫冷塞汝身根顛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饒汝翻得轉也是平地骨堆叅上堂巖風刮地大野清寒萬里草離衰千山樹黯黯蒼鷹得勢俊鷲橫飛頗稱衲僧鉢囊高挂獨步遐方似猛將出荒郊臨機須扣敵今日還有麼良久曰匣中寶劍袖裡金錐幸遇太平挂向壁上叅上堂諸禪德還知麼山僧生身父母一時喪了直是無依倚處以手槌胸曰蒼天

蒼天復顧大衆良久曰你等諸人也是鐵打心肝便下座上堂舉栢樹子話師曰趙州庭栢說與禪客黑漆屏風松栲亮榻僧問如何是無爲師曰山前雪半消曰請師方便師曰水聲轉鳴咽十一月初四日示寂

第二十四代

寓庵潛禪師興化人入門彈指一下便入六月四日寂

第二十五代

密庵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爲僧不憚游行遍叅知識後謁應庵於

衢之明果菴孤硬難入屢遭呵叱一日庵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庵頷之未幾辭回省親庵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踪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出世衢之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詔住徑山靈隱晚居太白僧問虛空銷殞時如何師曰罪不重科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楨子有般漆桶輩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關楨子何異開眼尿床華

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着天雨
無處矚眼今日普請布施大眾良久曰達摩大師無當
門齒上堂世尊不說說拘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啟
告馬祖卽心卽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庵主貴買賤
賣分文不直祇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
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榭葉風微鹿養茸上堂卓拄杖曰
迷時祇迷這箇復卓一下曰悟時祇悟這箇迷悟雙忘
糞掃堆頭重添搯槌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
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

年後上堂舉金峰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
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
前有老婆心峰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
年後無老婆心峰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烏
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這老漢忽若瞥地自然不墮
聖凡窠曰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這箇公案叢林中
少有拈提者傑上座裂破面皮不免納敗一上也要諸
方檢點乃召大眾曰這婆子洞房深隱水泄不通偏向
枯木上糝花寒巖中發燄箇僧孤身迥迥慣入洪濤等

閑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細檢點將來敲枷帶鎖則不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烏巨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干上堂動弦別曲葉落知秋舉一明三目機銖兩如王秉劔殺活臨時猶是無風匝匝之波向上一路千聖把手共行合入泥犁地獄正當與麼時合作麼生江南兩浙春寒秋熱上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倮倮赤洒洒沒可把達摩一宗掃地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須知有全提底時節大小雲門劔去久矣方乃刺舟晚居天童六月十二日示寂塔于天童之中峰

第二十六代

別峰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得法于華藏民禪師師初謁圓悟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起拳悟云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便打悟亦舉拳相交笑而出師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云西川慧云未出劔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云不合起

動和尚慧深肯之淳熙七年秋召入對選德殿當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上問云三教聖人本同此理師曰譬如虛空初無南北上曰但立門戶異耳故孔子以中庸設教師曰非中庸何以立世間華嚴有云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上曰今時學者祇觀文字不識夫子心師曰非獨今之學者當時顏子爲具體祇說得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亦未足以識夫子心夫子亦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觀之當時弟子尚不識夫子心况今人乎張商英有云唯吾學佛

然後能知儒上曰朕意常作此見上又問曰老莊之教何如師曰可比佛門中小乘人耳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正如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如有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也上大悅卽日詔住徑山十年上親註圓覺經成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具表奏謝仍進頌曰古佛與今佛同一廣長舌于無途轍中爲物啟

動和尚慧深肯之淳熙七年秋召入對選德殿當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上問云三教聖人本同此理師曰譬如虛空初無南北上曰但立門戶異耳故孔子以中庸設教師曰非中庸何以立世間華嚴有云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上曰今時學者祇觀文字不識夫子心師曰非獨今之學者當時顏子爲具體祇說得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亦足以識夫子心夫子亦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乎爾以此觀之當時弟子尚不識夫子心况今人乎張商英有云唯吾學佛然後能知儒上曰朕意常作此見上又問曰老莊之教何如師曰可比佛門中小乘人耳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正如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如有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也上大悅卽日詔住徑山十年上親註圓覺經成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具表奏謝仍進頌曰古佛與今佛同一廣長舌于無途轍中爲物啟

途轍撥開千障雲放出一輪月普令大地人言下悉照
徹覺亦無可圓幻亦無可滅只此無亦無紅鑪一點雪
稽首佛與佛字字無異說上覽大悅賜號寶印禪師及
年邁益厭住持奏乞菴居得請十二月初八日示寂葬
于菴之西岡謚慈辦禪師塔曰智光

第二十七代

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依護國僧楚光落髮十
九造國清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
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卽
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圓曰上
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
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
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
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居聞版
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靶柄牛曰向上
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廝罵牛曰蘄然超出佛祖
他日起家一麟足矣住後上堂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

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
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鎚舐指若是塗毒卽不然色見聲
求也不妨百花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針後一任風
吹滿袖香師將示寂陞座別衆囑門人以文祭之師危
坐傾聽至尚饗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
曰四大旣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
俄頃泊然而逝七月二十七日也塔全身於東岡之麓

第二十八代

佛照德光禪師臨江新喻人彭氏子父術母袁夢異僧

入室有娠旣生乃祖曰吾家世積德乃生此兒必光吾
門因命名德光年九歲有妙應大師伯華善相曰此子
伏犀貫頂出家必作法門棟梁時年十歲遽失怙恃伯
父循伯母萬育而教之年二十一聞人誦金剛經忽然
通解歸告伯母曰適聞誦經身心歡喜世間萬事真如
夢幻力懇出家族不能奪遂散家貲詣本郡東山光化
寺足庵吉禪師薙髮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是甚麼師罔措遂致疑通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
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旣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

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
與你下注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吉攜師入
閩寓福之西禪謂師曰是行爲擇所依東禪月庵善杲
具衲僧眼子依之時復省吾足矣一見月庵遽問不落
有無中何如露消息師云不落有無中分明露消息月
庵云是甚麼消息師便喝庵云未得更道師云我畱口
喫飯在卽畱叅堂後謁應庵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大
慧領育王四海英才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
作竹篋子則觸不喚作竹篋子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

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冰消慧
說偈以頂相付師曰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隔名實要
相稱非青黃赤白慧再主徑山拉以偕往閱夏至蔣山
省應庵庵稱賞不已謂人曰光兄頓出我一頭地乃移
書于李侍郎浩曰光兄一自徑山老叔印可如虎插翅
畱月餘而歸乾道丁亥李侍郎浩延住鴻福徙光孝孝
宗雅聞師名淳熙三年召入觀堂留五宿數問佛法大
意師敷奏直截上大悅賜佛照禪師之號明年改涖徑
山師力辭帝曰朝夕相見耳再對便殿進宗門直指兩

賜御頌上堂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中峰頂上
塔心尖上堂臨濟三遭痛棒大愚言下知歸興化于大
覺棒頭明得黃檗意旨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
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衆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恩大
難酬總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黃
檗力是得大愚力若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
其或未然更爲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宇衝牛斗一踏
鴻門兩扇開上堂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覷
不見苦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麼路逢灰蛇莫打
殺無底藍子盛將歸上堂聞聲悟道落二落三見色明
心錯七錯八生機一路猶在半途且道透金剛圈吞栗
棘蓬底是甚麼人披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嘉泰三年三月二十日說偈而逝塔全身于東菴之後
謚普慧宗覺大禪師塔曰圓鑿

第二十九代

雲庵慶禪師建寧人師拈袁州楊岐方會禪師僧問如
何是佛會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只這便是會曰湖
南長老頌曰楊岐一頭驢眼光如電爍踏殺天下人說

甚三隻脚十月二十三日示寂

第三十代

佛智蒙庵元聰禪師福州朱氏子晦庵會中得心要衆推爲高第慶元三年自福之雪峰被旨而主是山拈藥山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山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

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山于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山曰某甲在石頭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旣如是善自護持頌曰倒腹傾腸說向伊不知何故尚遲疑只今便好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却雞上堂舉玄沙見僧禮拜沙云因我得禮你師頌曰因我得禮你莫放屁撒屎帶累天下人錯認自家底上堂舉趙州和尚在東司上見文遠侍者過驀召文遠遠應諾趙州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師頌曰明明道不說此理憑

誰識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藉送行者求僧偈曰山前
麥熟雨初晴桑柘青連柳色新毫髮不存風骨露頭頭
總是比丘身十月十四日示寂

第三十一代

佛日石橋宣禪師蜀嘉定許氏橘州曇公是其同氣嘉
定丁亥獲知丞相魯國俾居茲山創化城接待于雙溪
之上詳楊汝明記中十二月十三日示寂塔于寺之後

第三十二代

佛心浙翁琰禪師台州周氏子幼岐嶷穎悟邁倫上堂
舉乾峰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
什麼處峰以拄杖畫云在這裏後僧請益雲門門拈起
扇子云扇子踔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
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師曰唱愈高和愈峻還他二
老者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總未踏著在上堂拈
拄杖云蔣山喚這箇作拄杖子諸人亦喚這箇作拄杖
子還有緇素也無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作維摩讚
偈云毘耶示疾放憨痴添得時人滿肚疑不是文殊親
勘破者些毛病有誰知書懲私篇略曰此書真闇老子

殿前一本赦書也今之諸方道眼不知若何果能受持此書則他日大有得力處浙翁每以此舉似于人璨隱山亦云常住金穀除供衆之外幾如鳩毒住持人與司其出入者纔霑著則通身潰爛律部載之詳矣古人將錢就庫下回生姜煎藥蓋可見今之踞方丈者非但刮衆人鉢盂中物以恣口腹且將以追陪自己非泛人情又其甚則剗去搜買珍奇廣作人情冀遷大刹只恐他日鐵面閻老子與你計筭七月十七日示寂

第三十三代

佛行少林崧禪師建寧人有語錄十卷板厄于火二月二十二日示寂

第三十四代

佛鑑無準範禪師生於蜀之梓潼雍氏九歲依陰平山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紹熙五年冬登具戒明年出游至成都坐夏正法有老堯首座瞎堂高弟師請益坐禪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明年辭去謁佛照于育王照問曰何處人師曰劔州人照曰帶得劔來麼師隨聲便喝

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貧甚無資剃髮故人以烏頭
子目之未幾聞破庵住蘓之西華秀峰遂往見焉有純
顛者入室次橫機不讓庵打至法堂且欲逐出師解之
曰禪和家爭禪亦常事何止如此庵曰豈不聞道我肚
飢聞板聲要喫飯去嚮師聞其語不覺白汗浹背逮破
庵居雲隱第一座復往從之因侍破庵游石笋庵庵之
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乞師方便庵曰用捉他作
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師在侍傍平生礙膺之物頓
釋巖雲巢居吳郡穹窿遷瑞光及台州瑞巖皆延師分
座師在瑞巖忽夢偉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翌日明州清
涼專使至迨入院見伽藍神姓茅衣冠形貌與疇昔夢
無異陞堂開法一香供破菴三年遷焦山升雪竇被旨
移育王又三年嵩少林散席復詔住徑山師居徑山二
十年儲峙豐積有衆如海號法席全盛僧問趙州道三
十年前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未曾有人舉著此意如
何師云舌頭拖地僧云畢竟如何は無賓主話師云言
滿天下僧云只如玄沙聞得云者老漢脚跟未點地在
又作麼生師云一坑埋著僧云可謂焦塲打著連底凍

赤眼撞著火柴頭師云一畫畫斷上堂靈山指月曹溪
話月遞代相傳證龜成鱉範上座尋常有一張口挂在
壁上未曾動著今日無端入這行戶事到如今只得東
歛西歛未免拈起多年歷日子中點出些子悞賺處說
似諸人且要郭大李二鄧四張三知得江南兩浙春寒
秋熱雖然如是黃河三千年一度清上堂若論箇事直
是省要易會多是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有時
東廊西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
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人氏若識得
去便與諸人打些鄉談說些鄉話如今且未說你識得
長老且各自知得自家鄉貫也得還知麼明州六縣奉
化八鄉上堂五峰門下百種全無僧牀迫窄堂供蕭疎
脚下踏著底破甑頭碎瓦礫面前撞見底王獍獠李麻
胡恁麼薄福住山真箇孤負老鬚雖然如是更點分明
上堂一夏已滿無事不辦遂府鉢盂邛州磁碗理宗嘗
召見于修政殿奏對詳明上爲之動色賜金襴僧伽梨
仍宣詣慈明殿陞座上垂簾而聽以師所說法要示叅
政陳公貴諡陳公奏云簡明直截有補聖治乃賜佛鑑

禪師號并縑帛金銀等物先是師住山之明年寺燬師
逆知其數不動容經意三年寺成閱六年復燬師不驚
不變而助施雲湊不數年寺宇崇麗師去寺四十里築
室數百楹接待雲水賜額萬年正續又西數百武結菴
一區爲歸藏所上建重閣秘藏後先所賜御翰敞室東
西偏奉祖師與先世香火遇始生日爲飯僧佛事以薦
冥福蓋蜀亂師之先祀遂絕故茲祠奉以旌孝慕上聞
而嘉嘆賜扁曰圓照淳祐戊戌秋築室明月池上榜曰
退耕乞老于朝而舊疾適作己酉三月且日升堂示衆

曰山僧旣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強
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
起身抖衣云是老少十五日集兩班晝後事親書遺表
及遺書十數言笑諧謔如平時醫者診視次師謂曰你
未識這一脉在三月十八日黎明索筆書偈曰來時空
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項而逝
遺表上聞上遣中使降香賜幣奉全身葬于正續之側
塔曰圓照稟法分化有雪巖欽斷橋倫西巖惠等爵爲
大宗匠云

第三十五代

痴絕道冲禪師武信長江荀氏子母郭氏生而豐上短下資性絕人少長以進士業應詔不利棄之受釋氏學詣梓州妙音院禮修證爲落髮師游成都習經論于聖慈以名相厭人復棄去紹熙壬子出峽回翔荆楚間時松源岳唱密庵之道于饒之薦福徑造其廬以歲飢不受會曹源以雲居首座生出世妙果師纔入門聞語有省叅堂俾侍香朝從夕游老拳痛棒不少貸平生知見至是多無影響曹源徙龜峰師復侍行久之以偈辭游浙有曰尚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痒處爬江湖盛傳至杭時松源主靈隱門巖戶峻八閱月不獲入室或以失士告源曰我已八字打開挂搭他自是他當面蹉過了師聞其語徹見曹源于妙果龜峰時嘻笑怒罵皆爲人善巧方便嘉定己卯由徑山第一座出世嘉禾光孝時英靈衲子皆在會下道聞于朝忠獻史衛王以堂帖除蔣山瀕江卑澇下田無秋師忍飢鳴道行乞養士居十三年無倦嘉熙己亥侍郎曹公幽帥閩以鼓山來聘未行雪峰牒至領事半年而天童詔下衆集如海法度

修明雖宏智盛時殆不之過育王虛席攝住持事往來
說法兩山間上堂曰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著育王用
底歸天童用不著雖然如是用不著處用有餘一箭雙
鷗隨手落淳佑甲辰有旨移靈隱師謂大父密庵伯父
松源弘道之地方欲奮勵力振祖風而世故有不滿其
意者伐鼓辭衆歸隱金陵京兆尹遣屬官追挽不可朝
命以虎丘養老不就留守虛齋趙公以蔣山起之不應
戊申春育王笑翁散席朝論以大覺故家不輕畀付特
召師隱所三返卒不奉詔明年京尹趙公以法華請開
山將領事而勅牒住徑山之命繼至師欲以法華并辭
自謂不赴法華則不信重違君命則不恭失恭與信何
以爲後學法乃翻然而作畱法華逾月卽登徑山故人
神響應懽聲若雷上堂僧問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
如何是過去心師曰故待冷來看僧云如何是現在心
師曰你問我答僧云如何是未來心師曰後次上堂向
你道僧問如何過去佛師曰去年梅僧問如何是現在
佛師曰今歲桺僧問如何是未來佛師曰顏色馨香依
舊僧問如何是過去差別智師以拂子擊禪牀左邊僧

問如何是現在差別智師以拂子擊禪牀右邊僧問如何是未來差別智師以拂子中間點一點僧云心佛眾生無向背十方刹海一毫收便禮拜師乃曰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三世既不可得喚甚麼作差別智若人見得徹去三世諸佛無一時不在諸人頂額上轉大法輪更來這裏挨肩竝足討什麼碗以拄杖一時趕散結夏上堂圓覺伽藍塵塵有路坐斷去來頓空今古那裏十三這邊十五後先不差毫髮許可笑黃面瞿曇至今不知落處上堂盡乾坤大地無絲毫許大是汝諸人橫擔拄杖繞四天下行脚道我無處不到無事不知且道西天那蘭院寺戒賢論師今日說什麼法便下座上堂有一人一念頓證墮在佛數有一人累劫闡提不願成佛且道那個合受人天供養良久云蝶穿芳徑雙眉濕蜂掠殘花兩股肥臨示寂手書龕記并遺書十數且曰無準忌在三月十八日吾以十五日卽行不能辦香修供矣說偈書讚嬉笑言論如平時侍僧以遺偈請麾斥不顧已而笑謂侍者曰末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箇人直下承當卽命筆書辭衆十四日

上堂語至夜分起坐移頃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一荼
毘舍利五色者無數其徒遵治命奉骨歸塋金陵玉山
庵學者追慕不忍舍分其半建塔菖蒲田玉芝菴

第三十六代

石溪心月禪師西蜀眉州人上堂舉僧問九峰和尚如
何是學人自己峰曰更問阿誰僧云便恁麼承當時如
何峰曰須彌還更戴須彌師頌曰自家冷暖自家知祖
意西來更問誰全體承當全體是須彌頂上戴須彌拈
黃龍祖心禪師因黃山谷太史乞指捷徑處龍曰祇如
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
何理論公擬對龍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龍
山行次時巖桂盛放龍曰聞木樨花香麼曰聞龍曰吾
無隱乎爾公釋然卽拜之曰和尚恁麼老婆心龍笑曰
祇要公到家耳頌曰渠儂家住白雲鄉南北東西路渺
茫幾度欲歸歸未得忽聞巖桂送幽香又送僧偈曰未
到雙林見舊游眉橫新月眼橫秋寒暄未舉空先問曰
甚橋流水不流六月初九日示寂

第三十七代

偃溪廣聞禪師闍之侯官林氏子母陳家世業儒疎眉
秀日哆口豐願從季父智隆于宛陵光孝十八得度受
具初見鐵牛印少室睦無際派追隨甚久叅泐翁于天
童鍼芥難投自知未及再叅于雙徑翁笑迎曰汝來耶
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室曳履而蹶如夢忽醒翌朝
造室翁舉趙州洗鉢孟話師將啟吻翁遽止之平生疑
情當下冰釋紹定戊子四明制闍胡公以小淨慈致之
歷住香山萬壽雪竇育王淨慈靈隱徑塢八山所至革
弊支傾廣容徒衆開爐上堂舉趙州和尚示衆云老僧

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
人舉著師云森羅萬象明暗色空日夜舉揚趙州古佛
不是不知只爲貪程太速上堂楊岐眼中睛臨濟頂上
髓一不成二不是點著不來白雲萬里佛成道日上堂
錯錯六載草繩空自縛了了開著眼來天大曉古今天
地古今日月古今星辰拍膝云劒去久矣切忌刺舟上
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嚼飯餒嬰孩黃檗打臨濟三頓
棒按牛頭喫草只今不犯絲毫有箇方便良久云大事
爲你不得小事自家擔當上堂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浣

盆澆盆非風鈴鳴我心鳴耳漆桶漆桶盡古往今來和
泥脫墜有什麼限還知萬壽落處麼劫石有消日虛空
無盡時上堂十字街頭石幢子無你遮護處一聲江上
侍郎來無你迴避處衲僧家早出暮入脚前脚後也須
子細忽然築著磕著淨慈拄杖別有分付上堂一升三
合拄杖頭邊萬水千山草鞋跟底未言先領誰家竈裏
無烟撩起便行是處井中有水莫道空來又空去許多
途路不相孤上堂一句絕離微渾淪無縫罅善財七日
尋覓不得趙州五年分踈不下靈山今日快便難逢爲
通一線六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上堂繞禪牀一匝揮
香案一下轉藏已竟講經已竟若具著眼目方知落處
其或未然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還同魔說上
堂趙州喫茶去金牛喫飯來龍門多上客有人續得未
後句許你入阿字法門景定四年六月十四日示寂壽
七十五夏五十八

第三十八代

荆叟如珏禪師婺州人圓悟五世孫也功用比圓悟益
弘際遇穆陵寵遇甚至初見癡鈍室中僧問如何是佛

師答曰爛冬瓜復成頌曰如何是佛爛冬瓜咬著冰霜
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窖子一年一度一開花又嘗作偈
寄呈癡鈍曰鍾山白刃赤身挨幾度曾經被活埋一自
人亾家破後了知無位可安排結夏小叅我此一宗正
令全提如暴風卒兩鼓蕩無前石火電光追奔不及舉
意卽迷源擡眸已蹉過不是目前法莫生種種心縱汝
三種互修剋期取證第一頭第三首萬柱千撐轉見氣
急殊不知髑髏未具已眼先明呱地一聲干了百當然
雖如是親證者萬無一二錯會者數有河沙佛成道日
頌曰六年雪嶺方成道打失從前鬼眼睛滿面慚惶無
著處至今生怕是明星十二月初十日示寂

第三十九代

淮海原肇禪師通州靜海潘氏子母朱氏邑之利和寺
妙觀其諸父也謂其父母曰是子生而有異却葷葷殆
亦夙種盍俾出家父母然之年十九薙染受具叅浙翁
于徑山翁問汝何處人師曰淮人翁曰泗州大聖爲什
麼在楊州出現師曰今日又在杭州撞著翁曰且得沒
交涉師徐曰自遠趨風翁以師警敏欲大激發未容其

叅堂纔見便云下一轉語來擬開口卽喝師以書上又以頌呈末句云空教回首望長安翁云這裏是什麼所在師曰謝和尚掛搭始密就入室之列已而命掌記翁旣寂師出世通之光孝遷吳城雙塔金陵清涼天台萬年蘓之萬壽東嘉江心而四明育王虛席廟堂奏師補處遷杭之淨慈靈隱徑山其住徑山歎餘逋券山積僧殘屋老未幾樓閣轟霄雲衲踵至不減浙翁全盛氣象俄示疾囑其徒爲吾祔一穴于東礪見生歿不忘奉師之意六月初十日浴訖書偈而逝嘗舉達摩偈曰踏翻地軸與天關合國人追不再還去去一身輕似葉長江千古浪如山

第四十代

虛堂智愚禪師四明人出世嘉禾興聖遷光孝明之顯孝延福瑤巖婺之寶林四明育王柏巖杭之淨慈凡歷住十刹咸淳十年詔住徑山師室中垂語曰已眼未明底因甚將虛空作布袴著畫地爲牢因甚透者箇不過入海筭沙底因甚向針鋒頭上翹足僧問聲前一句不墮常機轉位就功如何相見師云問訊不出手僧云且

道天子萬年作麼生師云瑞草生嘉運林花結早春僧
云直得九州四海雷動風飛師云出門惟恐不先到上
堂春風如刀春雨如膏衲僧門下何用怗怗上堂言而
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且道道與
物是一是二若道是一爲甚麼客山高主山低若道是
二爲甚麼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箇裏緇素得出還你草
鞋錢不然但願來年蠶麥熟羅睺羅鬼與一文結夏上
堂有一人日銷萬兩黃金同此聖制只是無人認得若
有人認得許伊日銷萬兩黃金上堂曰虛堂初無門戶
與人近傍亦不置之于無何有之鄉只要諸人如鐵入
土與土俱化然後可以發越其如運糞人者吾未如之
何上堂舉松源師祖臨示寂告衆云久叅兄弟正路上
行者有只不能用黑豈法臨濟之道將泯絕無聞傷哉
拈云鷲峰老大似倚杖騎馬雖無僵仆之患未免傍觀
者醜師先在淨慈入院日問答絕忽天使踵門傳旨問
趙州因甚八十行脚虛堂因甚八十住山師卽舉趙州
行脚到臨濟話頌曰趙州八十方行脚虛堂八十再住
山別有一機恢佛祖九重城裏動龍顏使以頌回奏上

大悅特賜米伍百石絹一百縑開堂安衆十月初八日
示寂塔于直嶺下曰天然先是高麗國王請師于彼國
說法八載還山問法弟子常隨千指後嘉靖間高麗遣
法嗣至山掃塔云彼國法道甚盛焉

徑山志卷之二終

卷之三目錄

列祖

藏叟禪師

虛舟普度禪師

雲峰妙高禪師

虎巖伏禪師

本源善達禪師

佛智晦機禪師

大圓佛鑑虛谷陵禪師

佛日元叟端禪師

廣慈曇芳忠禪師

佛慈法喜南楚悅禪師

古鼎祖銘禪師

佛慧慈照正源禪師

愚庵智及禪師

悅堂顏禪師

宗泐禪師

象源淑禪師

復原福報禪師

大宗興禪師

止庵祥禪師

呆庵莊禪師

岱宗泰禪師

伯蘊琇禪師

敬庵莊禪師

雷庵澤禪師

月江淨禪師

雪崖珂禪師

西疇頃禪師

宇中宸禪師

傑峰英禪師

一清天禪師

無極灝禪師

宗勝胤禪師

西覺成禪師

用瑠琚禪師

竺方葢禪師

庭禮訓禪師

天才英禪師

悅山愷禪師

石窻珉禪師

月林鏡禪師

補遺

列祖

慧滿扶禪師

法警庠禪師

寶鑑修禪師

十方住持

祖印悟禪師

澄慧淵禪師

玄應仁禪師

月堂道昌佛行禪師

佛慧可安衷禪師

無等才禪師

寓庵清禪師

佛行少林崧禪師

佛心荆叟珏禪師

大圓佛鑑虛谷陵禪師

廣慈曇芳忠禪師

佛慈法喜南楚悅禪師

象源淑禪師

大宗興禪師

止庵祥禪師

呆庵莊禪師

岱宗泰禪師

雷庵澤禪師

雪崖珂禪師

宇中宸禪師

傑峰英禪師

無極灑禪師

宗勝胤禪師

正覺成禪師

用璠琚禪師

竺芳蓋禪師

庭禮訓禪師

天才英禪師

悅山愷禪師

石窻珉禪師

法侶

附

智藏禪師

如會禪師

烏窠禪師

丹霞天然禪師

敬叟

斷橋妙倫

崇嶽松源恕中無愠

大辨

風穴延沼禪師

法師行靖行紹

桐江紹大

石室祖瑛

一關正達

孚上座

九仙清嗣

高峰妙禪師

布衲如玉禪師

寶徹禪師

資壽尼

安分庵主

淨土

惟政

慧靜

僧瑜

僧翼

慧辨琦禪師

來復

薦福本禪師

無趣如空禪師

無幻性冲禪師

達觀可禪師

雲栖宏禪師

古道禪師

梅谷禪師

密藏禪師

幻于禪師

幻居禪師

化儀禪師

儀丰禪師

憨山禪師

洞聞禪師

萬松禪師

月亭禪師

寒灰禪師

瓶甸聞谷禪師

湛然禪師

鶴林禪師

漢月禪師

卷之三目錄終

徑山志卷之三

汶上李燁然刪定

海陽徐文龍

訂

虞山宋奎光輯

鹿城陳懋德

列祖

第四十一代

藏叟禪師名善珍泉州南安縣呂氏子年十三依郡之
崇福寺南和尚落髮十六遊方至杭受具足戒謁妙峰
善公于靈隱入室悟旨後出住里之光孝升承天繼遷
安吉之思溪圓覺福之雪峰復以朝命移四明之育王

臨安之徑山師示衆云古者道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又有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只者二門入得更須出得三世諸佛出不得歷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尚出不得何故變鐵成金易變金成鐵難上堂盡大地是紫磨金身諸人終日開眼覷見釋迦老子心肝舉步築著釋迦老子鼻孔說有說無是誑說生說滅是謗說卽心非心是妄不誑不謗不妄春風吹落桃李花淡烟疎雨籠青嶂上堂春雪寒春宵短古佛心破燈盞正法眼乾紙燃抖擻精神只管看看看到北斗西移南斗東轉上元依舊正月半上堂靈雲見桃花悟去玄沙道敢保老兄未徹香巖聞擊竹悟去仰山道祖師禪未會禪和十箇五雙道我此一門全無肯路亦未知靈雲香巖在要知二大老麼醉我落花天借他絃管裏又據室云這裏便是問訊燒香了來老僧身邊立地底所在麼呆子你自鈍置猶可莫來鈍置老僧嘗自題其像云叅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醋一著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送忍書記偈云鬢絲不可織寒衣煮字那能療得飢別欲語君安樂法正忙却未有閒時

師生于宋紹興甲寅十月十二日示寂于嘉定丁丑五月二十一日世壽八十三僧夏六十塔全身于南院

第四十二代

虛舟普度禪師維揚江都人姓史氏稍長雖習世書絕無處俗意毋識其志俾依郡之天寧出家會與畢將軍再遇共語大奇之曰此兒短小精悍音吐如鍾他日法中向上爪牙也攜歸武林禮東堂院祖信爲受業師待信左右五年奮志叅方初見鐵牛印于靈隱已而江東西河南北悉徧歷焉時無得唱道饒州薦福師決志叩請其遷福嚴華藏亦與之俱偶入室次得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得曰將謂這矮子有長處見解只如此師曲躬作禮曰謝和尚證明若天童晦巖光大慈石巖璉虎丘石室廸一見噐異畱與法務淳祐初制府趙信菴以金陵半山請出世遷潤之金山潭之鹿苑撫之疎山蘓之承天景定間太傅賈魏公奏補中天竺復請旨陞靈隱至元丁丑被命徑山上堂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卓柱杖一下邪耶正耶又卓柱杖一下說耶不說耶

向這裏揀辦得出黃金爲屋未爲貴玉食錦衣何足榮
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
了旣無迷悟人了箇什麼卓柱杖一下千言萬語無人
會又逐流鶯過短牆上堂舉雲門和尚示衆云汝等諸
人在此過夏山僧深不欲向你道惜取眉毛好師云雲
門靈龜曳尾拂跡生靈隱卽不然汝等諸人在此過
夏山僧直截向你說口是禍門上堂舉臨濟和尚道有
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
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云兔馬有角牛羊無角寸毫尺
釐天地寥廓潘閔倒騎驢擲殺黃番綽師住徑山值火
餘志圖興復將有緒俄示微恙索筆大書曰八十二年
駕無底船踏翻歸去明月一天全身塔寺東十里望恩
塢之陽四月二十四日示寂

第四十三代

雲峰妙高禪師福之長溪人也家世業儒母阮夢池上
嬰兒合爪坐蓮華心手捧得之覺而生師因名夢池幼
而神彩秀發嗜書力學尤耽釋典願學出世法依吳中
雲夢澤公繼受具戒師銳意在道首叅癡絕次見無準

準尤噐重尋之育王見偃溪入室掌藏鑰一日溪舉譬
如牛過窻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劃
然有省卽答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溪云也只道
得一半後因說其大蘆遷江陰勸忠雪川何山後蔣
山虛席奉朝命居之屢三載衆踰五千指德祐改
元寺被兵軍士有迫師求金者以刃擬師師延頸曰欲
殺卽殺吾頭非汝礪刃石辭色了無怖畏軍士感動擲
刃而去丞相伯顏見師加敬施牛百齋糧五伯寺賴以
濟至元庚辰遷徑山寺罹回祿草創纔什一師究心興
建不十年悉還舊觀示衆前念是凡後念是聖一刀兩
段更莫遲回是以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言
我是千佛一數雖然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
騎示衆言前辨旨句下明宗東計山熾然說法湛瀆水
轉爲流通這裏構得未免遁相鈍置若是尚存觀聽擾
擾匆匆晨雞暮鐘上堂聲色爲無生之鳩毒受想乃至
人之坑穽者般說話阿誰不知然粗食易飽細嚼難飢
上堂世界未形乾坤泰定生佛未具覲體全真無端鏡
容大士鷹巢躍出擘破面皮早是遭人描邈那更缺齒

老鬚不依本分遙望東震旦有大乘根器迢迢十萬里
來意在攬行奪市直得鳳堂鼓響阿閣鐘鳴轉喉觸諱
插脚無門合國難追重遭訐露新蔣山迫不得已跨他
船舷入他界分新官不理舊事畢竟如何拍禪牀云戊
樓靜貯千峰月塞草閑鋪萬里秋上堂五峰峭峙到者
須是其人一鏡當空無物不蒙其照祖師基業依然猶
在衲僧活計何曾變遷著手不得處正要提撕措足無
門時方堪履踐直得山雲淡泞澗水潺湲一曲無私萬
邦樂業正恁麼時功歸何所車書自古同文軌四海如

今共一家至元戊子春有譖毀禪宗者師嘆曰此宗門
大事吾當忍死爭之遂趨京勅集諸徒廷辯上問禪以
何爲宗師進前奏云禪也者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
聞覺知之所可知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上又云禪之
宗裔可歷說歟師云禪之宗裔始于釋迦世尊在靈山
會上拈起一枝金色波羅花普示大衆惟迦葉微笑世
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迦葉由此歷代佛
祖授受而至菩提達磨達磨望此東震旦國有大乘根
器航海而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爲禪宗

也上嘉嘆之師因從容奏云禪與教本一體也譬如百
千異流同歸于海而無異味又如陛下坐鎮山河天下
一統四夷百蠻隨方而至必從順承門外而入到得黃
金殿上親覩金顏方可謂之到家若是教家只依著文
字語言不達玄旨猶是順承門外人若是禪家雖坐破
六七箇蒲團未得證悟亦是順承門外人謂之到家俱
未也是則習教者必須達玄旨習禪者必須悟自心如
臣等今日親登黃金殿上面覩金顏一番方可稱到家
人也上喜賜食陛辭南歸示衆云我本深藏巖竇隱遯
過時不謂日照天臨難逃至化又云納被蒙頭萬事休
此時山僧都不會徑山復災師謂衆曰吾負此山債耳
遂竭力再營建匯殿坡爲池他屋以次而成癸巳六月
十七日書偈而逝壽七十五臘五十九葬寺之西麓

第四十四代

虎巖伏禪師淮安人至元二十一年甲申正月巳卯帝
御大明殿受朝賀因問南禪才者右相和禮霍孫首舉
師師作偈以進其略曰過去諸如來安住秘密藏現在
十方佛成道轉法輪未來諸世尊一切衆生是由妄想

執著結煩惱蓋纏迷成六道身虛受三塗苦唯念過現
佛不敬未來尊與佛結冤讐或烹宰殺害不了衆生相
全是法性身昔有常不輕禮拜於一切言我不輕汝汝
等當作佛若能念自他同是未來佛現世增福壽生生
生佛國帝覽悅而問曰戒勿殺有道者試爲朕言之師
奏對曰有宋仁宗皇帝一日語羣臣曰朕夜來飢甚思
欲燒羊羣臣奏曰陛下何不宣付有司辦之仁宗曰朕
偶飢思爾慮爲常例寧忍一時之飢不忍啟無窮之殺
殿下皆稱萬歲上嘉納卽受帝師戒七月初二日示寂

第四十五代

本源善達禪師僊居柴氏早年與及庵信行脚誓不歷
職往江西見雪巖于仰山隨衆入室無所省發後歸僊
居里人請主多福棄去游湖南主福巖尋還浙西見徑
山雲峰入室有省峰印可之適慧雲虛席命師補處後
住保寧淨慈徑山皆有成績可紀師凡住處不設臥榻
夜則焚香然燭安坐至旦率以爲常又體所稟與人異
遇嚴寒則衣絺綌大熱則衣繒絮以餘資建大圓院於
東路半山接待雲侶一日自知時至會衆敘平生行脚

事畢須臾端坐而寂是爲十二月十八日

第四十六代

佛智晦機禪師諱元熙族豫章唐氏世業儒西山明覺院明公廼師之族叔父聚其宗族子弟教之世典師與兄元齡俱從進士業元齡旣登第師年十九遂從明公祝髮將遊方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爲裝師謂財足喪志卽善辭母不持一錢以行聞物初觀禪師闡化玉几往依之物初與語驚異畱侍左右後謁東叟潁公於南屏命掌記至元間總統楊璉真加奉旨取育王舍利塔進供養乃親詣師求記述舍利始末因招與俱師辭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亾不可知遂歸江西則元齡先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歿獨母在堂師奉之以孝聞元貞二年出世應百丈之請居十二載法席振興至大初應淨慈請入寺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官屬俯伏迎請發揚宗旨四方英衲一時輻湊上堂雲門道箇普字盡大地人不奈何殊不知雲門四稜蹋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此老惡發徐徐行箇問訊道莫怪觸忤好非徒扶起此老管取話行天下上堂舉太原孚上座聞角聲悟

道話頌曰琴生入滄海太史游名山從此揚州城外路
令嚴不許早開關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爲蓋
流泉作琴古今無間誰是知音擊拂子云一曲兩曲無
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獨坐大雄峰寒灰撥不紅
一星熒火出孤雀過遼東結制上堂以手作結布袋勢
云南山今日結布袋子了也汝等諸人各各於中身心
安居平等性智忽有箇衝開碧落撞倒須彌底莫道結
子不堅密良久云縵天網子百千重居七載遷徑山閱
三月師杖策歸南屏山下復起之不往也江西學者聞
師退閑咸傾誠法味以致百丈大仰之徒爭來請師師
辭不獲已遂返仰山居三年將示寂手書與所往來作
偈示衆擲筆化去延祐六年閏八月十有七日也壽八
十二臙六十三大仰之下有金雞石者建塔塋焉又分
爪髮塔于淨慈之西隱以存詹敬之所嗣法者有笑隱
訢石室瑛仲芳倫云

第四十七代

大圓佛鑑虛谷陵禪師時右丞相和禮霍孫言於帝師
曰江南禪丈虛谷陵者國寶也一日帝師奏帝賜大圓

佛鑑之號詔住茲山四月十二日示寂

第四十八代

佛日元叟端禪師諱行端族臨海何氏世業儒母陳氏
師生而秀拔幼不茹葷年十二從族叔父茂上人得度
於餘杭之化城院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
然能通初叅藏叟和尚於徑山叟問汝是甚處人師云
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又喝師收坐具叟云放汝三十
捧叅堂去師于言下豁然頓悟卽延入侍司叟告寂師
至淨慈依石林鞏公卽處以書記室尋以靈隱山水清
勝往挂錫焉師嘗自稱寒拾里人橫川琪公在育王以
偈招曰寥寥天地間獨有寒山子師竟不渡江而謁覺
菴眞公於承天復叅雪巖欽公於仰山巖問何處來師
云兩浙巖云因甚語音不同師云合取臭口巖云獼徑
橋高集雲峰峻未識書記在師拍手云鴨吞螺螄眼睛
突出巖笑顧謂侍者點好茶來師云也不消得居三歲
而巖逝乃還浙右大德庚子出世湖州之資福學徒奔
奏名聞京國勅旨賜慧文正辨禪師中書平章事張閻
公任行宣政使首舉師主中天竺開堂之日公率僚屬

親臨座下皇慶壬子遷靈隱有旨設水陸大會于金山
命師升座設法拈香畢乃云盡不可說不可說微塵數
世界是箇金剛正體淨裸裸絕承當盡不可說不可說
微塵數世界是個寶覺真心赤洒洒無空闕如天普蓋
似地普擎如日普照如風普吹無一時不徧無一處不
周無一理不圓無一事不具塵塵剎剎八面玲瓏物物
頭頭十方通暢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
一莖草腹中現百億閻浮提室內湧三萬二十獅子座
七縱八橫千變萬化左之右之無可不可三世諸佛以
此正體以此真心坐寶蓮花成正覺津濟四生梯航
九有六代祖師以此正體以此真心開甘露門廣度羣
品啟廸盲聾炳耀痴昧奕世人王帝主以此正體以此
真心爲生民立極爲世開太平基拯黎元於塗炭措天
下於盤石大元世界主當今皇帝以此正體以此真心
克紹丕圖續登大寶百億須彌盧百億香水海日月所
照風雨所至悉稟威靈咸歸化育乃至此日特頒聖旨
敦遣使臣就金山古澤心寺照依梁武皇帝科儀修設
天地冥陽水陸大會七晝夜藝種種香然種種燈營種

種上妙飲食設種種上妙服御金銀珊瑚真珠瑪瑙種
種上妙珍寶而爲供養命僧一千五百員披轉三藏五
乘十二分教秘典真詮權也實也頓也漸也半也滿也
徧也圓也交光相羅如寶絲網上以翊衛皇圖下以資
培民本臣山僧行端與教禪律三宗耆年碩德以此正
體以此真心欽奉綸言高陞寶座闡揚諸佛無上奧旨
發揮諸佛無上秘傳若幽若顯若聖若凡若飛若潛若
動若植普伏良因均霑妙利四方消災沴之虞萬姓樂
耕桑之業同躋仁壽共享昇平當此之時理周事徧果
滿功圓直下無私一句畢竟如何擎展擊拂子云化行
舜日山川外人在堯天雨露中復說偈云執尺量虛空
終難究其數持蠡測海水豈解知其源吾君本心體廣
大亦如是欲求其邊際畢竟不可得吾君之壽量與此
心體同欲求其窮極是亦不可得吾君之福源與此壽
量同欲求其窮盡是亦不可得太后皇太子嬪妃諸眷
屬心體及福源等無有差別一塵一刹一刹一釋迦
各現廣長舌共說如上事百千萬億中亦不能及一天
人羣生類地獄鬼畜等十方諸有情三界衆含識當知

此心體本來相如是竣事入覲奏對稱旨加賜佛日普照之號陞舜南歸養高于良渚之西庵至治壬戌徑山虛席宣政行院請師補其處闔詞奏請璽書護持師至是凡二被金襴袈娑之賜二十年間足不越閩而慕其道者鱗萃蟻聚至無所容上堂曰掩室摩竭陀國掘地覓天杜口毘耶離城接竹點月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言言見諦句句朝宗西天昔日淨名老東土今朝龐蘊公陞座拈香畢僧出問云堂前鼓響大眾雲臻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云破糞箕生掃帚僧云臨濟和尚示衆云夫說法者一句中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還端的也無師云有甚不端的僧云如何是一句中須具三玄師云人天本豎僧云如何是一玄中須具三要師云畜生本橫僧云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東村王老屋頭穿僧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大海波心駕鐵船僧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阿誰家裏竈無烟僧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眼裏瞳人吹木叶僧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寒山拍手拾得笑僧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皎月當空無不

照僧云三要三玄蒙指示西來的意事如何師云答汝亦不難僧云大善知識豈恁方便師云老僧入院事繁僧禮拜歸衆師乃云千峰頂上出身一路十字街頭不知十字街頭覲面一機千峰頂上不會千峰頂上若會卽是十字街頭十字街頭若知卽是千峰頂上盡無量阿僧祇劫天人阿修羅若聖若凡全體是個國一道場盡浮幢王刹山河大地若草若木全體是個妙喜世界釋迦彌勒拱手歸降文殊普賢全身奉重天魔窺覷無門外道瞻仰有分如壯士展臂不假他力獅子游行不求伴侶迥絕異緣高超諸有以之壽聖君則天地同久日月竝明以之福賢佐則安若泰山固如盤石以之康濟兆民則風以時雨以時以之鍛鍊衲僧則虛而靈寂而妙正法眼藏自此流通邪見稠林由茲寢息正恁麼時畢竟功歸何處擊拂子云蒲團靜坐無餘事永日寥寥賀太平復舉法燈和尚云本欲深藏巖竇隱遁過時奈緣法眼老人有未了公案出來爲他了却時有僧出云如何是未了底公案法燈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什麼處燈云過在我殃及你師云能殺能活

能縱能奪法燈不失本分鉗鎚惜乎傷鋒犯手致使貽笑傍觀山僧本志亦欲深藏巖竇隱遁過時奈緣藏叟老人有未了公案出來爲他了却就中忽有個渾鋼打就生鐵鑄成底擔當得去領略得行一棒也不打他一句也不罵他向明窗下如法安徘徊何故總似今日老胡有望僧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云十字街頭石敢當僧云莫只這便是麼師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師云若以無爲究竟後來因甚麼道有若以有爲諦當前面因甚麼道無者裏捉敗趙州許你天上天下圓寂詳塔銘

第四十九代

廣慈曇芳忠禪師南康人十月二十八日示寂

第五十代

佛慈法喜南楚悅禪師隆興人十月二日示寂

第五十一代

古鼎祖銘禪師姓應氏世居四明奉化依金峨橫山錫公得度竺西坦公主天童辟爲內書記後徧參諸尊宿

元叟在靈隱往從馬叩黃龍見慈明因緣叟詰之曰只
如趙州云臺山婆子被我勘破慈明笑曰是罵耶你且
道二老漢用處是同是別師曰一對無孔鐵鎚叟曰黃
龍直下悟去又且如何師曰也是病眼見空花叟曰不
是不是師擬進語叟便喝師當下廓然卽命居記室自
是聲譽頓發而師愈謙抑自持及年五十四始出主隆
教遷寶陀中天竺及徑山帝聞師法席之盛錫號慧性
宏覺普濟大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破糞箕
生苕帚僧禮拜云謝師指示師云昨夜三更失却牛天
明起來失却火問如何是佛師云秤鎚蘸醋僧云如何
是佛向上事師云仰面不見天僧云記得僧問雲門如
何是佛門云乾屎橛又作麼生師云雲門不是好心僧
云乾屎橛與秤鎚蘸醋相去多少師云鑊湯無冷處僧
擬進語師便喝上堂將十方世界安向諸人眼睫上絲
毫不動將四大海水傾向諸人脚跟底涓滴不流會醫
還少病知分不多愁上堂舉大愚芝和尚示衆云大家
相聚喫莖蓋若喚作一莖蓋入地獄如箭射師云宗師
爲人如蠱毒之家置毒于飲食之中與人未嘗不欲斷

其命根雖然是冤對者能有幾人穎毫作亂師治妙明
庵於放生池上以將歸老馬元日祝釐行省現白光三
道丞相康里公奉師所讚觀音像于紫薇閣是夕瑞光
煜然苗獠焚掠徑山丞相延至郡城雲居時詣師叩宗
門玄旨一日看經次問長老何不看經師云尋行數墨
爲看經耶丞相無語師翻經云老僧看經去也丞相以
手掩鼻請爲說破師云伊尹周公是阿誰做中天竺
用真良公謂化是請歸了幻菴尋示疾致書
囑丞相外護書偈曰生歿純真太虛純滿七十九年搖
籃繩斷擲筆而逝是爲正月二十二日

第五十二代

佛慧慈照正源禪師字竺遠母夢梵僧入室而生南康
歐陽氏文忠公是其遠祖年二十七受具戒始見虛谷
陵禪師谷以龍潭滅紙炬語問之師曰焦石可破層冰
谷曰破後如何師曰探索乃知谷詰曰所知者何事師
擬議谷舉杖擊之悚然默喻由是智開識融外內無礙
主觀音興聖道場靈隱靈隱阨于回祿悉爲灰燼師所
居獨存似有神相之者主徑山時見亂兵遺骸暴露師

乃焚而墜之帝聞其賢錫以佛慧慈照普應禪師之號
凡五主巨刹皆方鎮大臣遺使邀致嘗勸人念佛曰石
鞏張弓三平駕箭遠公徑捷勸修行一句彌陀無別念
至元十二年六月十六日預告日期書偈而化遺命塔
全身于徑山弟子剪爪髮分瘞于道場舍利叢叢然生
其靈異顯著如此

第五十三代

愚庵智及禪師字以中別號西麓蘓之吳縣顧氏父茂
卿母周氏入海雲院爲童子釋書儒典竝進闔國王清
獻公都中見之特加賞異聽賢首家講法界觀未終章
遂莞爾笑曰一眞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卽成剩法
乃去謁廣智于龍翔微露文采廣智大驚有嶼上人者
呵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大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
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何謂也師舌禁不能答卽歸
海雲胸中如礪巨石踰月忽見秋葉飛墜于庭豁然有
省雖喜不自勝不取證明眼恐涉偏執乃走見徑山山
勘辨之師應答不滯山遂命執侍久之遷主藏室至正
壬午行院舉師出世昌國隆教轉普慈未幾行省左丞

相達失公延主淨慈復陞徑山僧問語是謗默是誑語
默向上更有事在如何是向上事師云胡孫上樹尾連
顛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君向瀟湘我向秦問如何
是賓中主師云常在途中不離家舍問如何是主中賓
師云常在家舍不離途中問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橫按
鎖耶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一日達失帖穆爾丞相
到方丈問淨名丈室容三萬二千獅子座淨慈丈室容
多少師云一塵不立相云得與麼覲體相違師揭起簾
云請丞相鑑相呵呵大笑云作家宗師不勞再勘師便
拱茶上堂舉東山演祖示衆云祖師說不著諸佛看不
見四面老婆心爲君通一線師云若教頻下淚滄海也
須乾上堂諸方今日開爐未免與諸人說些火爐頭話
乃以拂子作吹火勢云喚作火燒殺你不喚作火凍殺
你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地水火風空覺識拈來數目
甚分明明眼衲僧數不出也大奇烏龜鑽敗壁雞向五
更啼洪武癸丑 詔有道碩師十餘人集天界寺師居
其首以病不及召對賜還穹窿山卽海雲也戊午八月
忽示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其徒以遺骨藏海

雲陰分爪髮歸徑山於無等才禪師塔左瘞焉壽六十八
八騰五十一

第五十四代

悅堂顏禪師明州人受度於婺之寶林寺徧參諸宿徹
悟心源爲東嶼之正嫡焉初住崑山之東禪轉吳門萬
壽升虎林之南屏遂陟雙徑樹大法幢名聞京國遣使
者再降璽書護教賜金襴法衣藩王大臣無不函香問
道緇素雲臻如流奔壑師逗機開發多所需被其接引
後進和氣襲人其警策生歎若震雷發蟄黃文獻公與
師爲方外友得敷宣般若之力師住持四大刹有四會
語錄金華宋公濂爲之序八月二十三日示寂

第五十五代

宗泐禪師台之臨海人字季潭別號全室八歲從天竺
笑隱訢公學佛十四難度二十受具洪武四年住徑山
太祖高皇帝詔江南有道浮屠師應召稱 旨命住天
界 上不建廣薦法會於蔣山太平興國寺宿齋室却
葷肉不御者一月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面大雄氏行
拜獻禮者三 詔集幽爽引入殿致三佛之禮 命師

陸座說法 上臨幸賜膳無虛日每和其詩稱為泐翁
十年冬 詔師箋釋心經金剛楞伽三經製讚佛樂章
丁巳奉使西域十五年還朝授右街善世復命育髮授
以儒職師姑奉命至髮長 上召而官之師再辭求免
願終釋門 上乃嘉歎從之 賜師免官說學士宋公
濂嘗讚師像曰笑隱之子晦機之孫具大福德足以荷
擔佛法證大智慧足以攝伏魔軍悟四喝三玄於彈指
合千經萬論於一門向上關如塗毒鼓搥之必死殺活
機類金剛劒觸之則奔屢鎮名山教孚遐邇 詔陞京
刹名溢朝紳夙受記於靈山之會今簡知于萬乘之尊
雲漢昭回天章錫和於全帙寵恩優渥玉音召對于紫
宸屹中流之底柱轉大地之法輪信爲十方禪林之所
領袖而與古德同道同倫者耶二十四年以老賜歸渡
江于江浦石佛寺九月初十日晨起喚侍者曰這箇聾
侍者茫然師曰苦遂寂有全室集行於世

第五十六代

象源淑禪師台州人一日趨入門曰殺來了殺來了作
麼生避遂坐脫是爲六月初四日

第五十七代

復原福報禪師台之寧海人俗姓方母張氏稟父母命
往杭之梁渚崇福出家時石湖美公主淨慈師往叅湖
噐之爲祝髮徑山原叟門庭嚴峻師以已事未明往咨
決之叟問近離甚處師云淨慈叟云來作甚麼師云久
慕和尚道風特來禮拜叟云趙州見南泉作麼生師云
頭頂天脚踏地叟云見後如何師云飢來喫飯困來眠
叟云何處學得這虛頭來師云今日親見和尚叟頷之
次日命居侍司明年升掌藏教久之出世慈溪蘆山遷
越之東山四明智門皇朝洪武初驛召道行沙門師與
徑山以中及上竺日章偁赴京館天界寺屢入內庭
應對稱旨留三年賜還智門菴于寺東扁曰海印
爲終焉之計徑山虛席起師補處上堂舉一不得舉二
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古人恁麼說話正是抱賊叫屈東
山卽不然舉二不得舉一放過一著落在第七到這裏
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如何是向上一路良久云莫種
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攄不妙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
塵起大地收誰謂北鬱單越不是南瞻部州剛自騎牛

更覓牛上堂語是詢默是誰還有二俱不涉者麼拍禪
牀云洎合停囚長智上堂一默一語一作一止何似水
銀落地僧問趙州云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也未僧云喫
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上堂終日著衣未嘗掛著一縷
線終日喫飯未嘗咬著一粒米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
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
僧求拈拄杖有時乘好月特地過滄州前住山象原經
始佛殿未就而終師力完之其費則出姑蘓葛德潤氏
兩住徑山甫八年忽一日得疾甚革侍者請偈師叱曰
吾世壽尚有三年已而果然及化之日忽拍手曰呵呵
呵大衆是甚麼看取竟寂世壽八十四僧夏六十四門
人奉全身窆寂照之右岡六月初四日忌辰

第五十八代

大宗興禪師台州人一日忽嘆曰夫三十婦六齡畢竟
偶不成遂坐去是爲三月十一日

第五十九代

止庵祥禪師杭州人守仁嘗題其畫溇陽雪意云殘雪
溇陽九疊屏芙蓉華蓋望中青誰將司馬琵琶淚灑作

寒江雪滿汀則精于畫可知惜今不能復見忽倚坐日
一隊曠糟漢我爭如你何不道竟寂是爲十月十三日
第六十代

呆庵莊禪師台州人也住持徑山學者雲合說法酬問
迅若疾雷有呆庵語錄行於世誦師言則見轟轟然誠
宗門偉人也忽於十月二十三日云難難二八嬌娘上
高山老僧扶不得言竟遂寂

第六十一代

岱山宗泰禪師紹興人王氏子依祥禪學篤行恭謹諸刹
僉舉住育王後住徑山一日盥罷卽坐寂

第六十二代

伯蘊琇禪師蘓州人通內外學跋潯津集別載師新膺
徑山之命少師姚公贈詩以勸駕馬臨化倚杖而逝

第六十三代

敬菴莊禪師台州人自幼智慧不凡厭葷穢輕世薄塵
好浮屠法出家于廣慈庵久之遍參方外了徹宗源及
主徑山化道隆盛永樂十二年冬奉 詔修纂大典寓
天界三載姚公廣孝等交章舉住持辭還徑山開堂有

四會語錄行于世其嘉言善行不盡傳呆庵嘗云敬庵禪師嘗主越中二刹既來龍河全室翁以二座處之退休一室以風節自持良可尚也師嘗曰凌霄龍脉接鵬搏水領爲蜂腰吾塔宐下不宐上一日含笑坐化門人奉遺言塔于水領小池之上

第六十四代

雷菴澤禪師蘓州人八月初五日示寂

第六十五代

月江禪師諱宗淨別號月清金華倪姓父景華母包氏夢神僧入臥室覺而有娠既誕有異質自幼聰慧授以佛經卽能成誦十七歲從同邑正覺院文譯爲祝髮師受具戒誦楞嚴經至如人以手指月是人因指當應見月豁然開悟聞雙林正庵闍禪師往謁闍一見奇之問黃檗打臨濟你作麼生師云按牛頭喫草闍卽留領維那職後出世住徑山開堂說法宗風遠播壽六十七于正統壬戌三月十三日示微疾午時集衆索筆書偈云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三更書訖跏趺而逝七日後茶毘舌根不壞歛骨貯甌建塔于

圓照庵

第六十六代

雪崖頃禪師金陵人晝沐而逝

第六十七代

西疇頃禪師會稽人嘗作詩曰願汲龍淵一勺水爲雲
爲雨沃枯田其擔荷大事可槩見矣嘉靖間大尹尹公
入寺祝延因檢徑山舊集歲深板壞屬師補缺略捐資
重剌焉一日整衣趺坐而去

第六十八代

宇中宸禪師金華人徑行頃坐去

第六十九代

傑峰英禪師金華人初爲徑山首座歸鄞楚石琦禪師
作偈送師有凌霄峰頭第一座摩訶衍法曾明破百非
四句俱已離白雪陽春有誰和等句後爲住持宗綱嚴
肅一日持金剛經竟泊然而逝

第七十代

一清天禪師江右廬陵人也別號潔祖爲歐陽族自幼
穎悟異羣不茹葷酒深厭塵俗遂出家于寶禮正宗忠

公授業焉宣德改元丙午得度于右街雲海法師潛侍香于大天界達會中卽左街講經制授弘慈普應禪師是也隨典藏事未幾陞首座開古蹟黑塔于都阜城門之西隣朝天宮之右傍箇磚片瓦皆自手焉正統癸亥聞于上勅額曰弘慶禪寺卽黑塔也師拔萃超羣卓卓然如野雀之在雞羣初主水月次遷南通法至開山弘慶自此道風浩蕩朝野知名正統丙寅右街善世大功德兩庵宗師等薦師于春官若大宗伯胡公及諸鉅卿名公莫不推賞遂有雙徑之行覺山馮寧印施華嚴大經并函繡幡幢入殿供養一時金臺諸栳越沈福誠杜弘真等欣然發心鬻鐵鑄佛三軀鐘磬雲板香鑪花瓶若干對越明年丁卯入院浙江都指揮使司張公輩敬師道行咸嘉獎助住持所履之事大有逕庭詳翰林張公序中

第七十一代

無極灑禪師嘉禾人誦心經坐化

第七十二代

宗勝胤禪師常時禮佛一日臥去

第七十三代

正覺成禪師持戒精專無病而寂

第七十四代

用瑠琚禪師禪定不懈端坐而化

第七十五代

竺芳蓋禪師秀州人元叟端之的孫常說法勉人忽爾坐逝

第七十六代

庭禮訓禪師十年不出戶飄然坐去

第七十七代

天才英禪師每勸人念佛念佛而終

第七十八代

悅山愷禪師常笑無嗔亦笑而寂

第七十九代

石窗珉禪師耽文證果趺坐而化

第八十代

月林鏡禪師杭州人師少穎異穉齡出家弱冠剃染專修淨業間叩僧碩俾叅本來人久乃省作偈曰本來人

本來人無腦無頭作麼尋驀然揪著箇鼻孔試勘元來
是白丁頑見睨視曰可是師與一摑由是名振一時正
德乙卯歸寂年八十六塔凌霄東嶕

徑山志卷之三終

補遺

列祖

第四代

慧滿扶禪師上堂舉云西方聖人爲一大事故出現于
世後以正法眼付囑迦葉傳至二十七世而達磨入于
中國設大法藥開甘露門直接上根不立文字吾於汝
等當勤而勿失耳

第五代

法警岸禪師開堂時集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前日

被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不覺吐舌迺舉拂頌曰蚤
因無事侍師前師指繩床角上懸舉放却歸本位立分
明一喝至今傳悟了游方却再還全機大用又當權若
無喝下忘知解良馬何曾離得鞭下座

第六代

寶鑑修禪師嘗謂衆曰夫鼻祖西來不立文字直指而
已時門人所謂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已向第
二機矣汝得吾皮之記道不在言也審矣子以爲何如
衆曰非也道雖不在於言而終日言于道師曰庸何傷
否則一語猶以爲贅也

十方住持

第一代

祖印悟禪師本州人姓許氏世宗儒業師旣冠好與名
流游遂有厭塵志于是出家年二十二師于湛盡得道
及內翰蘓公軾知杭州與師論及韓退之非佛云退之
於聖人之道知好其名而未樂其實其論至於理而不
精往往自叛其說師曰人有樂孟子之拒楊墨而以斥
佛老爲已功莊子所謂夏蟲不可語冰斯人之謂乎由

是蘓公深契之舉師爲茲山第一代住持

第六代

澄慧淵禪師嘗會蘓公子瞻于轉物庵時公請師爲轉物庵銘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咄哉誑諍癡呆物無自性復是何物我亦非有轉者爲誰徒勞心手知無自性復是何物蹶起情塵門空搖骨此菴無作住者何人具頂門眼試看疎親公亦登山爲師三以詩贈

第十代

玄應仁禪師台州人上堂舉百丈上堂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衆退唯老人不退丈曰汝何人也曰吾非人於過去迦葉佛時曾爲比丘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否某甲答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丈曰汝問廼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丈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叻僧事例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叻僧衆驚異食後師領衆往山後巖下以杖挑出死野狐廼依法火葬師頌曰明明道不落老人何曾錯的的言不昧玄應何曾會不會將不錯

渾然宣妙覺不落與不昧卓爾標正位前機因果有來
由脫體升沉無忌諱非自非是誰是言下迷宗生擬議
再問重教舉一回潛觀徹底起風雷逆風喝轉雷聲絕
飲氣歸家藏醜拙他日如何舉似人雄峰撐破秋天月

第十六代

月堂道昌佛行禪師湖州寶溪吳氏僧問大用現前不
存軌則時如何師曰張家兄弟太無良曰恁麼則一切
處皆是去也師曰莫唐突人好問心生則法生心滅則
法滅祇如心法雙忘時生滅在恁麼處師曰左手得來

右手用問如何是從上宗門中事師曰一畝地曰便甚
麼會時如何師曰埋沒不少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
屋頭問路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月下拋甌上堂與
我相似共你無緣打翻藥鉢傾出爐烟還丹一粒分明
在流落人間是幾年咄上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
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正好買草鞋行脚
所以道動則影現覺則冰生不動不覺正在灰水裏薦
福老人出頭不得卽且置育王今日又作麼生向道莫
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歲旦上堂舉拂子曰歲朝

把筆萬事皆吉忽有箇漢出來道和尚這是三家村裏
保正書門底爲甚麼將來華王座上當作宗乘祇向他
道牛進千頭馬入百匹

第二十代

佛慧可安衷禪師務州人上堂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
如何迴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問如何是無寒
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僧又問一老
宿時節恁麼熱向甚處迴避宿云向鑊湯爐炭裏迴避
僧云鑊湯爐炭裏如何迴避宿云衆苦不能到師云二
老宿一人在寒暑裏垂手一人在寒暑外垂手寒暑裏
垂手者不見有寒暑之相寒暑外垂手者通身是寒暑
徑山恁麼道諸人還辯明得麼若辯明得南天台北五
臺若辯明不得今日熱如昨日僧問教中道塵塵說刹
刹說無間歇未審以何爲舌師拍禪床右角一下進云
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也拍禪床左角一下進云也
知今日令不虛行師云識甚好惡次舉興化謂賓維那
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遮保社化云汝會了
不入不會不入賓云總不恁麼化便打云克賓維那法

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來日興化自白鶴云克
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仍湏出院雲
居舜和尚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其奈興化令行太嚴
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總似而今泛泛之徒翻轉
面皮多少時也師云雲居恁麼道未免拗曲作直徑山
卽不然要作臨濟烜赫兒孫直須翻轉面皮始得宋孝
宗詔師至內廷帝曰朕觀韓愈原道繁而理迂耳
朕實非之晉成帝晦德以信道士王浮偽撰老子化胡
北魏孝昭聽道士姜斌引關經說道老子西入化胡
以佛爲侍者信乎師曰佛生于周昭王甲寅滅後三百
四十五年至周定王老子始生太尉蕭綜刻奏開天化
胡二僞經當滅詔流馬邑蓋二僞經且無翻譯朝代豈
非僞造也帝乃勅令搜聚僞本一處禁燬准前唐高宗
時沙門慧澄乞依前朝勅八學士議燬及中宗勅燬化
胡經并畫壁變相違者科罪帝深然之

第二十二代

無等才禪師杭州人邑之多寶寺正宗和尚實爲厥師
有僧問逼塞虛空時如何師便喝進云文殊普賢來也

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來日興化自白槌云克
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仍湏出院雲
居舜和尚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其奈興化令行太嚴
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總似而今泛泛之徒翻轉
面皮多少時也師云雲居恁麼道未免拗曲作直徑山
卽不然要作臨濟烜赫兒孫直須翻轉面皮始得宋孝
宗詔師至內廷帝曰朕觀韓愈原道論文繁而理迂耳
朕實非之晉成帝晦德以信道士王浮僞撰老子化胡
經北魏孝昭聽道士姜斌引關經說道老子西入化胡
以佛爲侍者信乎師曰佛生于周昭王甲寅滅後三百
四十五年至周定王老子始生太尉蕭綜刻奏開天化
胡二僞經當滅詔流馬邑蓋二僞經且無翻譯朝代豈
非僞造也帝乃勅令搜聚僞本一處禁燬准前唐高宗
時沙門慧澄乞依前朝勅八學士議燬及中宗勅燬化
胡經并畫壁變相違者科罪帝深然之

第二十二代

無等才禪師杭州人邑之多寶寺正宗和尚實爲厥師
有僧問逼塞虛空時如何師便喝進云文殊普賢來也

師云逼塞虛空何處與徑山相見僧亦喝師云文殊普賢爲甚在你脚跟下過僧擬議師便打乃舉永嘉道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有老宿拈杖云旣無一物了了見底是箇甚麼師云且道遮老宿恁麼道還具眼也無

第二十四代

寓庵清禪師與化人中秋上堂云去年人看中秋月今年人看中秋月今年人是去年人去年人是今年月還有人向遮裏着得一隻眼麼若也著得徑山分半院與伊住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師一日舉雲門道旣知來處且道甚麼劫中無祖師自代云某甲今日不著便師云雲門也是作賊的心虛徑山卽不然旣知來處且道甚麼劫中無祖師不圖打草且要蛇驚季秋菊且上堂今朝初九天色半晴半雨衲僧鼻孔眼睛切忌和泥合土迺顧視大衆云惺惺直是惺惺靈利不妨靈利等閒問著十人五雙不知落處不見道事因叮囑起

第三十三代

佛行少林崧禪師建寧人師嘗問一僧睦州云如何是

展演之言州云量才補職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州云伏
惟尚饗師云睦州古佛善應來機雖然如是只得八成
或問徑山如何是展演之言卽向他說問十答百有甚
麼難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喝一喝云且莫是屎窖佛師
云拆破東籬補起西壁山門下全無準的誰委悉僧堂
覷破香積厨鴟吻咬殺佛殿脊

第三十八代

佛心荆叟珏禪師務州人帝素慕師戒行值端平春福
建觀察陳公德剛所陳於帝俄有詔自育王陞住茲山
始開堂乃述銘以諭曰幻身夢宅空平物色前際無窮
後際寧尅出此沒彼升沉疲極未免三輪何時休息貪
戀世間陰緣成質從生至老一無所得根本無明因茲
被惑光陰可惜剎那不測今生空過來世窒塞從迷至
迷皆因六賊六道往還三界匍匐早訪明師親覲高德
決擇身心去其荆棘世自浮沉衆緣豈逼研窮法理以
悟爲則心境俱捐莫記莫憶六根怡然行住寂默一心
不生萬法俱息新鞞法鼓歲旦上堂新歲擊新鼓普施
新法雨萬物盡從新一一就規矩普賢大士忻歡乘時

打開門戶放出白象王徧地無尋處拈起柱杖云惟有
遮箇不屬故新等閑開口吞却法身擲下云是甚麼千
年桃核裏元是舊時仁

第四十七代

大圓佛鑑虛谷陵禪師有僧問曰過去心不可得現在
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如何師云親不相贈僧禮拜
師曰過去諸如來斯門以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
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既依如是法只如過去心
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世既不可得
作麼生依若向遮裏知歸出息不涉萬緣入息不居陰
界常轉如是經百千億萬卷只如今日檀越請徑山一
千七百大衆所轉者還在百千萬億卷中也無若在其
中卽取法相若不在其中卽取非法相故經云若取法
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
者正當恁麼時還有定奪得出者麼若定奪不出明日
來向汝說先是師貧而苦學寒暑如一早年夢入淨慈
羅漢堂至東南隅忽一尊者指楹梁間詩示師云一室
寥寥絕頂開數峰如畫碧於苔等閑翻罷貝多葉百納

袈娑自剪裁初不論其意及自仰山而陞雙徑良驗蓋
仰山有貝多葉經而徑山有楊岐衣也吁師之出處彼
應真者爲之前定非果位中人能致是歟

第四十九代

廣慈曇芳忠禪師南康人端禪師之神足也開堂示衆
云雲水之人不暫休問君著甚苦來由異鄉彼此皆爲
客無事相干且縮頭行與住坐與臥兩片唇皮只管播
是是非非誰箇無也須檢點自家過出家兒着便宜袈
娑不是等閑披桑田不耕親不養不修道業更何爲閻
老子不憊懶據你所作因還你所受果涅槃堂裏叫阿
爺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正與麼時是你是我

第五十代

佛慈法喜南楚悅禪師隆興人上堂云聞聲悟道見色
明心驀拈拄杖云遮箇是色卓一下云遮箇是聲諸人
總見總聞且那箇是明底心那箇是悟底道喝一喝云
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

第五十六代

象源淑禪師台州人開堂示衆曰善知識何名坐禪此

法門中無障無礙外于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
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爲
禪內不動爲定外若著相內心卽亂外若離相心卽不
亂本性自淨自定卽爲見性思境卽亂若見諸境心不
亂者是眞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卽禪內不亂卽定外禪
內定是爲禪定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善知識
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第五十八代

大宗興禪師台州人師舉金峰示衆云老僧二十前有
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二十
年前無老婆心峰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僧云如何是
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峰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
云余當時若見只將五祖師底對他遂舉手作鶻鴿嘴
云谷谷呱

第五十九代

止庵祥禪師杭州人師作隱龜鑑曰在塵出塵如何處
身見善努力聞惡莫親縱居暗室如對大賓樂情養性
逢危守貧如愚不愚修仁得仁謙讓爲本孤高作隣少

出爲貴少語最珍學無廢日時習知新榮辱慎動是非
勿詢常切責已切勿尤人抱璞則足興文厄陳古聖尚
爾吾徒奚伸安聞世俗自任天真奇哉快哉怛蕩怡神
第六十代

呆菴莊禪師台州人或以儒釋內外之辨問曰昔宋儒
晦翁曰釋所謂心上做工夫本不是程子曰釋氏之學
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有之也故滯固
者入于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教所以隘也吾儒
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二翁之說
何如師曰不然教有內外不同故造理有淺深之異求
之於內心性是也求之於外學解是也故心通則萬法
俱融著相則目前自昧嗚呼外求之失斯爲甚矣今儒
學之弊浮華者固以辭章爲事純實者亦不過以文義
爲宗其實心學則皆罔然也宋之真儒深知其病又知
吾心工夫爲有本是當教本抑末以斥其言語文字之
之非可也而復以心上工夫不是何自爲矛盾歟本旣
不是何謂却勝儒者乎此其不能窮心學之理于吾佛
之道深自惑亂而不能取決也觀伊川之言亦然夫旣

愍吾道爲有內無外矣果能以內爲本得本何憂于末哉繼言枯槁恣肆又愍吾道之隘是未見其大者矣旣曰佛有覺之理爲敬以直內復言要之亦不是皆反復自惑之言耳豈真知此理者哉若率性之說亦不出吾心上工夫必取證於易易乃心上之妙理先儒不明本心之體遂不明良知良能之所自出謂有氣而後有知乃推性命之源於氣推性爲氣中之理以性循理爲道故隨事隨物以明理不知天地人物形氣皆生於覺性之中而吾之本心妙明徧照已在思慮未發之時若有得於此卽時中之義也失此不能少存于內徒追求于事物之末謂之義以方外豈有是哉取證于易者易言至神至聖皆指不可測不可知之地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以無思無爲爲感通之本則易所證固非外矣夫了悟之地非學解所能到悟則謂之內解則謂之外則內教外教所以不同也儒者專用力于外凡知解所不及者不復窮究故不知允執厥中之道天理流行之處皆在思慮不起物欲淨盡之時踐履雖專終不入聖人之域矣蓋因疑佛氏之迹爲無父無君遂不究盡其

說使孔聖之道不明乃成毀佛之過也惜哉

第六十一代

岱宗泰禪師紹興王氏子依祥禪學篤行恭謹諸刹僉舉住育王及茲山所著戒銘示衆略曰卿以出家永爲死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辭親之日上下涕零剖愛崇道意凌太清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穢積遂盈師友慙耻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勵宜當專精

第六十二代

伯蘊琇禪師姑蘓人師引羅睺羅受佛誠云十方世界諸衆生念念已證善逝果彼旣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六凡四聖同此一性彼旣如是我何不然直湏內外資熏一生取辦更若悠悠過日是誰之咎古德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之身

第六十四代

雷庵澤禪師蘓州人或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向紫微僧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啣來

第六十六代

雪崖珂禪師金華人師云世尊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云一切衆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師說頌曰瞿曇失却眼睛時雪裏梅花只一枝而今到處生荆棘却笑春風惱亂吹

第六十八代

宇中宸禪師金華人師示人心要云近世多以問答爲禪家家風不明古人事一向逐末不反可怪可怪昔人因迷而問故問處求證入得一言半句將爲事究明令徹去不似如今人胡亂問趣口答取笑達者也

第六十九代

傑峰英禪師金華倪氏子上堂示衆云衲僧行李豈尋常出匣吹毛不隱藏奪食驅耕金正令東西無復鬼分贓又清平世界罷干戈無奈兒曹籍甚何急水灘頭拋直釣錦鱗不遇枉多羅

第七十一代

無極灝禪師嘉禾人舉頭云但自無心于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鍊牛不怕師子吼恰似木人看花鳥本人本

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遮是何慮菩提道不成

第七十二代

宗勝胤禪師或問佛可方東土周孔之聖孰爲優劣也師曰不知雖然余少時嘗觀外典商太宰詒問于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非丘所知詒駭而問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孔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人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知佛爲大聖也時緣未昇故默識之有機故舉然未得昌言其致矣

第七十三代

正覺成禪師初入堂偈全提大用鳥投網絕照忘機龜負圖入此門來都不是如何陞降老臊胡

第七十四代

用瑠琚禪師嘗問諸學人曰若言舍穢取淨厭此欣彼

則是取舍之情衆生妄想若言無淨土則違佛語修淨
土者當如何修衆無語復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
又云譬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絕遺踪之意水無流
影之心

第七十五代

竺芳蓋禪師季州人元叟端之嫡孫也師作讚佛傳法
偈云稽首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三祇修鍊萬行功
圓纖瑕去而法性凝清片善具而報化微妙爾後上生
兜率下化王宮三十歲居道樹成佛四十九年住世教
化說法三百五十度宣演八萬四千門王候外護于四
海九州師僧內傳於人間天上利益廣大道法難思偈
曰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為牀坐遍三千若不傳法度衆
生畢竟無能報恩者

第七十六代

庭禮訓禪師或問鎮州蘿蔔師曰鎮州蘿蔔話多年嚼
著津生齒頰邊多謝趙州言語直至今猶得見南泉

第七十七代

天才英禪師嘗曰默堂和尚平地上湧起波濤虛空敲

出木楔中人毒氣回來剛道親見寶月不知瞎劫多少
人眼睛啞洎合饒舌

第七十八代

悅山愷禪師讚佛云六年辛苦絆蘆牙途路盤桓不到
家自謂睹星成正覺依然元著眼中沙

第七十九代

石窗珉禪師聖節拈香罷雷震師曰震法雷擊法鼓布
慈雲兮灑甘露卽今法雷已震法鼓已擊慈雲已布甘
露已灑事上也合理上也合事理上既合作麼生補遺終

法侶

附

智藏禪師虔化廖氏子八歲從師二十五具戒叅禮大
寂與百丈海禪師同爲入室皆承印記大寂遣師詣長
安奉書于忠國師尋又遣送書上徑山屬連帥路嗣恭
延請大寂居府應期盛化師回郡得大寂付授衲袈裟
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
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甚麼道莫錯否師
曰汝曾見尊宿來耶曰某甲曾叅徑山和尚來師曰徑
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渠有妻否曰

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卽得俗士禮謝而去後穆宗謚
大覺禪師

如會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謁徑山後叅大寂卽馬祖學

徒旣衆僧堂牀榻爲之陷折時稱折牀會也相國崔公
群出爲湖南觀察使見師問曰師何以得師曰見性得
師方病眼公譏曰旣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
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公見鳥雀于佛頭上放糞乃問
鳥雀還有佛性有無師曰有公曰爲甚向佛頭上放糞
師曰是伊爲甚不向鷄子頭上放唐長慶中寂謚傳明

大師

鳥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母朱氏夢日光
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九歲出家二
十一于荊州果願寺受戒後詣長安屬代宗詔國一禪
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及南歸孤山永福寺後見
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
人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于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
爲鵲巢和尚元和中白居易侍郎出守杭州因入山謁
師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白曰弟

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
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
十歲老人行不得白作禮而退

丹霞天然禪師本習儒業將入長安應舉偶禪者問曰
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
往何所禪者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遂直
造江西見祖祖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石頭頭著
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三年忽一日石
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諸行童各備
鋤鏟剗草獨師以盆水浴頭于石頭前胡跪頭見而笑
便與剃髮又爲說戒師乃掩耳而出再往江西後杖策
觀方居天台華頂三年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唐元
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和尚爲友後于慧林寺
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
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
旣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
敬叟居簡潼川龍氏世業儒幼穎異見佛書必端坐默

觀如宿習依邑之廣福院圓澄得度叅別峰塗毒于徑山沉默自究一日閱萬菴語有省往育王見佛照機契自是往來十五年後走江西訪諸祖遺跡瑩仲溫嘗掌大慧之記庵于羅湖纂所聞成書發揮祖道與議論大奇之以大慧竹篋付之久之出世台之般若遷報恩英衲爭附碩儒錢竹巖葉水心莫不推重大叅真西山爲江東部使者虛東林命之以疾辭乃于飛來峰北澗掃一室居十年人不敢以字稱因以北澗稱之關一室以居名曰薤室作賦以自見晚居天台委羽有二姓爭竹山不已仙居丞王君懌囑諷之乃作種竹賦一首而訟遂已所著有北澗集十九卷行世

斷橋妙倫天台黃巖徐氏母夢月而孕十八落髮永嘉廣慈院見谷源道于瑞巖聞麻三斤話疑之徧叩諸方機終未湊自謂口訥耳聵不若把本修行日以誦經爲業忽閱楞伽至蚊蟲螻蟻無有言說而能辦事頓然有省曰趙州栢樹子話可煞直截然不以語人還謁無準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師下語凡三十轉不契師曰可無方便乎準以真淨所頌答之卽竦然良久忽聞板

聲通身汗下于是始脫然矣準俾分座說法出世淨慈
上堂荆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荆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
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真人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驀拈
拄杖橫按云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將終與大眾入室
罷索筆作書辭諸山及魏國公公饋藥不受又使人問
曰師生天台因甚歿淨慈師答曰日出東方夜落西遂
書偈而化

崇嶽字松源龍泉吳氏隆興二年得度于南屏白蓮精
舍初叅淨慈水菴永譏所得大慧杲應庵華之法無益
後見密菴傑聞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憤激力
叅忽大悟曰今日方會水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後
機辯縱橫出世平江澄照慶元三年詔住靈隱自後六
住名山六年上章乞老帝許之退居靈隱東庵示寂塔
於北高峰之原焉恕中無慍住徑山泰定初送靈石芝
主淨慈遂隨例挂搭其時衆滿五百首座忠景初者德
臘竝高後生多歸之慍方居學地偶于廊下見鬻文籍
人就購莊子一集持歸藏主寮圍爐閱之適忠至見意
甚不樂曰汝初入衆不去衣單下做工夫而反從事雜

學耶且圍爐乃延客論道之所而汝檢閱外書可乎後復歸徑山二十年再到淨慈凡寮舍圍爐但見少年叢雜或吟詩或撫琴或圍棋或吮墨圖山水如是而已肯檢外書者亦無其人矧衣單下做工夫者乎嘻三思忠之言與妙喜洋嶼衆寮所揭之榜何以異

大辨希陵字西白義烏何氏年十九落髮東陽資壽依東叟穎于淨慈掌內記侍石林鞏兼外記後至徑山雲峰高禪師尤敬之分座說法凜凜諸老之遺風元世祖召見說法稱旨賜號佛鑒成宗加號大圓仁宗又加號慧照至正壬戌四月十二日手書付囑說偈而逝謚大辨塔曰寶華有瀑巖集及語錄行世

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叅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辨主師曰端的請師分院于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于右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一拍且置右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言不飢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

過便下叅衆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人
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
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
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
不見師師于言下大澈四衆請主風穴晉天福三年開
山善法禪寺今稱安樂寺爲徑山接待下院

法師行靖與行紹皆錢塘人同居石壁寺時韶國師法
道大振初往從之國師觀其法器卽使往學三觀于螺
溪之席二師旣偕往講求大義旦夜不息未幾所學已

成乃復回石壁爲衆講說前後五十年確守山林之操

未嘗出游閭里吳中宿學皆服其高潔

石壁在徑山後今廢

桐江紹大入同里鳳山寺爲沙彌私自計曰化龍之魚

肯于蹄泠求生乎卽上雙徑謁大辨陵久之辭歷三吳
留建鄴經匡廬沂大江之西還止漢沔間名德必往叅
焉告之者不異徑山時復慨然嘆曰吾今而後知法之
無異味也歸浙每夜敷席于地映佛前燈讀一大藏教
至三過遂通其旨元至順壬申出世嚴之烏龍景德凡
三坐道場至巳末八月七日鳴鐘集衆訣別歛目危坐

或請書偈接筆擲地云縱書到彌勒下生寧復離此耶
遂條然而化闍維舍利如紺珠色齒牙貫珠不壞有三
會語錄

石室祖瑛吳江陳氏齠年出家卽策杖遊方初從虛谷
陵于仰山聞徑山晦機道化亟來投之一見契合遂留
掌記聲聞日彰出世明之隆教杭之萬壽明之雪竇育
王謝天童平石砥問疾有偈曰是身無我病根深慚愧
文殊遠訪臨自有巖花談不二青燈相對笑吟吟後造
一龕曰木襪日坐其中不涉世事至正癸未三月見一
衰婦人叩頭請師應身爲國王師曰吾不願生天王家
逾十七日趺坐而化

一關正達番陽方氏叅晦機機問甚處人師曰番陽機
曰番陽湖水多少師曰瞪目不見底機曰恁麼則浸爛
衲僧鼻孔也師曰終不借和尚鼻孔出氣機曰畢竟借
誰鼻孔出氣師曰恭惟和尚萬福機肯之命克侍者元
叟復命掌記出世金陵崇因帝師授以佛日普照之號
樸隱澗禪師台宗諸大老競以書聘欲令出門下師不
從元叟端禪師說法雙徑山人尊之爲當代妙喜師往

從之入門叟厲聲一喝師若聞雷霆聲黏縛盡脫遽稽
首作禮叟曰汝果何所見耶復問答三四轉皆愜叟意
顧左右曰是般若位中人也遂錄爲子命歸侍司尋遷
掌記見宋濂傳

乎上座初住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
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甚麼
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峰峰
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趣裝而邁初至雪峰解院
憇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問甚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

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將來師曰柑子柑子
九仙清嗣慧日雅和尚閑居徑山佛日命清爲座元舜
曰一千七百大衆皆是英傑安敢行立其前耶堅不允
佛日曰只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意作
麼生清曰惺惺底惺惺懵懂底懵懂日曰如何做徑山
首座不得遂與衆送歸寮

高峰妙禪師上見無準于徑山準噐之提一歸何處直
得東西不辨寢食俱忘一日行廊下見衆出堂不覺混
入隊中至三塔閣上諷經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真贊

云百年三萬六千日返覆元來是渡漢驀打破拖死屍
之疑直得冤飛膽碎絕後再甦何啻如放下百二十觔
擔子乃三月二十二日少林忌日也

布納如玉禪師自匡廬至徑山雙溪見陸羽泉上山麓
森秀遂結茅息影持鉢乞食隨緣化導自號雙溪布納
久之扶策登凌霄依巖構室三年不下山一日遙睇吉
祥峰五色瑞雲曰此中必有靈氣遂尋至峰陰之坡建
寺成叢林焉後勅賜曰大安一日妙嵩禪師戲以詩悼
之曰繼祖當吾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常在道識病癩尋
醫貌古筆難寫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處孤月自相安
師讀罷舉筆答曰道契平生更有誰閒鄉於我最心知
當初未欲成相別恐誤同叅一首詩投筆坐去六十年
後塔戶自啟真容儼然

寶徹禪師同南泉二三人謁徑山路逢一婆乃問徑山
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曰前頭水深過得否婆曰
不濕脚師又問上岸稻得與麼好下岸稻得與麼怯婆
曰總被螭蟹喫却也師曰禾好香婆曰沒氣息師又問
婆住在甚處婆曰祇在這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瓶携

盞三隻至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卽喫茶三人相顧間婆
曰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拈盞傾茶便行

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蘓公頌之孫女也年三十
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叅諸老已入正信休夏徑山
大慧陞堂舉樂山初叅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豁然
省悟

安分庵主少與木庵同肄業安國後依懶庵未有深證
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
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個事挂胸懷問盡諸方眼不開
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

淨度本縣人小游獵常射孕鹿胎墮鹿母忍痛就地舐
子因摧弓折矢出家蔬食誦經三十萬言屏處山澤
惠勤餘杭人嘗從歐陽修遊修稱其聰明才智尤長于
詩修與蘓軾俱有詩贈之

惟政禪師住餘杭山靜修時蔣侍郎堂守錢塘與師爲
方外友師每來謁之則跨一黃牛以軍持掛角上市人
爭觀之師自若也至郡庭下牛笑語終日而去一日蔣
因會客款師清話師許之蔣喜甚明日要之則留一偈

而去矣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只
合歸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安坐客皆仰其高韻又作山
中偈曰橋上山萬重橋下水千里惟有白鷺鷥見我常
來此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清論
無窮秀氣逼人秋夏好玩月盤膝大盆中浮於水上自
旋其盆吟笑達旦

慧靜餘杭人姓邵氏勵行精苦行止可觀顏延之嘆曰
荆山之玉惟靜是焉著文翰集十卷

僧瑜餘杭人姓周氏孝建二年滅度後十有四日房中
生雙桐其徒以爲娑羅實木因號曰雙桐沙門平南長
史吳郡張辨爲讚

僧翼餘杭人上廬山依慧遠修學後止徑山

慧辨琦禪師名梵琦字楚石嘗閱首楞嚴至緣見因明
暗成無見處恍然有省歷覽羣書不假師授文句自通
然膠于名相未能釋去纏縛聞元叟端禪師倡道徑山
師往問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其意何如元叟就以師
語詰之師方擬議欲答叟叱之使出自是羣疑塞胸如
填鉅石會元英宗詔粉黃金爲泥書大藏經有司以師

善書選上燕都一夕聞西城樓鼓動汗如雨下拊几笑
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一偈有拾得紅爐一
點雪却是黃河六月冰之句翩然南還再入雙徑元叟
見師氣貌克然謂曰西來密意喜子得之矣

來復字見心豐城人始從笑隱出家後叅南楚悅于徑
山得其心要幼有聲價洪武三年 詔十大高僧于萬

機之暇應宣說法大愜 皇情遂 賜金襴袈裟并御

食十五年陞僧錄司左覺義與諸大臣結方外交有澹
游集行世

懷玉用宣四明彭氏子幼爲僧徑超叢席侍泐潭于黃

檠值潭晚叅有云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鬧啾啾

師聞領旨潭爲證據後依大慧慧亦謂其類已以是名

卿鉅公列刹迎禮不就嘗有頌大愚答佛話曰鋸解秤

錘出老杜詩香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薦福本禪師紹興十年首衆僧於徑山有偈示聰上座

曰毒蛇猛虎堂前立鐵壁銀山在後橫進旣無門退無

路如何道得出常情聰還鄱陽取道徽州謁太守吳元

昭因出似之吳曰毒蛇猛虎空相向鐵壁銀山謾自橫

長笛一聲歸去好更於何處覓疑情吳與本以同叅契
分更唱迭和若非透脫情境安能爾耶

無趣如空禪師秀水人姓施氏棄家叅訪得法于野翁
曉禪師嘗駐錫傳衣庵有語錄行于世

無幻性冲禪師秀水人姓張氏叅無趣懇求捷徑趣誨
以教外別傳之旨卽欲出家母不聽後母終始剃染欲
結庵徑山舜趣趣囑曰子緣在水邊今姑從汝志趣欲
焚棄生平所作偈頌師乞稿以集之旣就往見趣問因
子向在甚麼處師曰徑山做得甚麼事曰某甲買得一

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書僉押卽將集本呈上趣展
看曰這箇是我底汝底聳師曰和尚莫捨奪行市趣擲
下師卽趨出已而呈四偈趣曰是汝作底麼師曰辜負
和尚不少趣點首遂傳衣法趣入滅後師復往徑山三
年因思水邊之囑下山禁足圓明三年復應車溪之請
居二十年萬曆庚戌徑山請師主禪期不赴次年復請
不得已赴之未幾脾疾作歸車溪囑後事端坐而逝闍
維奉靈骨塔于徑山

達觀真可禪師吳江人塔于文殊臺詳塔銘

雲栖蓮池宏禪師錢塘人每歲以衣鉢之餘散給常住及諸靜室嘗曰相傳大慧杲老大悟一十八徧小悟不計其數愚按學道人時有覺觸謂之有省乍而省未大徹也則名小悟容或多遍至于大悟則世尊夜見明星而廓然大悟是一悟盡悟不俟二三矣卽如諸祖有直至如今更不疑者有從此安邦定國天下太平者有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者雖未至佛亦皆大悟也而必重重纍纍如是則向之不疑者當更起疑矣向之太平者當更變亂矣向之無多子者當更欠少矣云何得稱大悟若夫無明雖斷猶欲斷最後窮微至細之無明公案雖透猶欲透最後極則論訛之公案則幾番大悟者容有之但不應多之至于十八遍也又云妙喜云若是乾屎橛如是說得落時如鋸解稱槌麻三斤狗子佛性等皆可如是說得旣不可如是說須是悟始得你若實得悟師家故言不是亦招因果不小學者當切記妙喜此語息却口頭三昧而求實悟

古道禪師笑巖弟子爲刺笑巖集行于世創靜室于文殊臺力叅大事徑山靜室之盛自師始

梅谷禪師又號含輝華亭人初住寂照能詩後返嘉禾
過三過堂看東坡詩歸本覺寺遂坐化
密藏道開禪師達觀弟子馮開之太史及諸縉紳輩請
住寂照主刺方冊大藏詳緣起

幻予法本禪師達觀弟子同密藏主刺大藏詳請啟
幻居真界禪師嘉禾人住文殊臺著楞嚴纂註

化儀如顯禪師嘉禾人大千宗主法子少林書記八年
後住徑山惟一室入寂塔于此

儀丰方象禪師夔州人年十八叅金佛山雲庵和尚令
叅如何是鬼神覷不破之機三年有省出峽依京師辯
融和尚住有年生死大事猶未釋疑遂復南詢登徑山
結茆于寂照之後十餘年深究三玄三要之語一日午
炊聞甑中作聲忽大徹作釋疑頌曰三玄三要沒來由
用盡機思無處求窗前移步灶前下白雲青嶂齊點頭
齊點頭南嶽天台共一疇又曰二八女子嫁新郎績蔴
撚線一如常稱家豐儉隨時過懶插堂前這炷香

憨山德清禪師先禮徑山後入五臺遣嶺南還南嶽復
會葬達觀于徑山有小叅及開示禪人諸語門人爲刺

雙徑錄行于世

洞聞法乘禪師晚又號雪栢吳江人嘗登山領古有雪栢語錄行于世後終于虞山之破山寺

澹居法鎧禪師江陰人先住寂照後恢復化城詳見緣起諸詩文

萬松禪師塔于苜蒲田詳塔銘

月亭禪師塔于苜蒲田詳塔銘

寒灰如奇禪師先住寂照後寂蘓州瑞光寺仍塔徑山倡虞山瞿元初純仁捐貲刺西方合論標註行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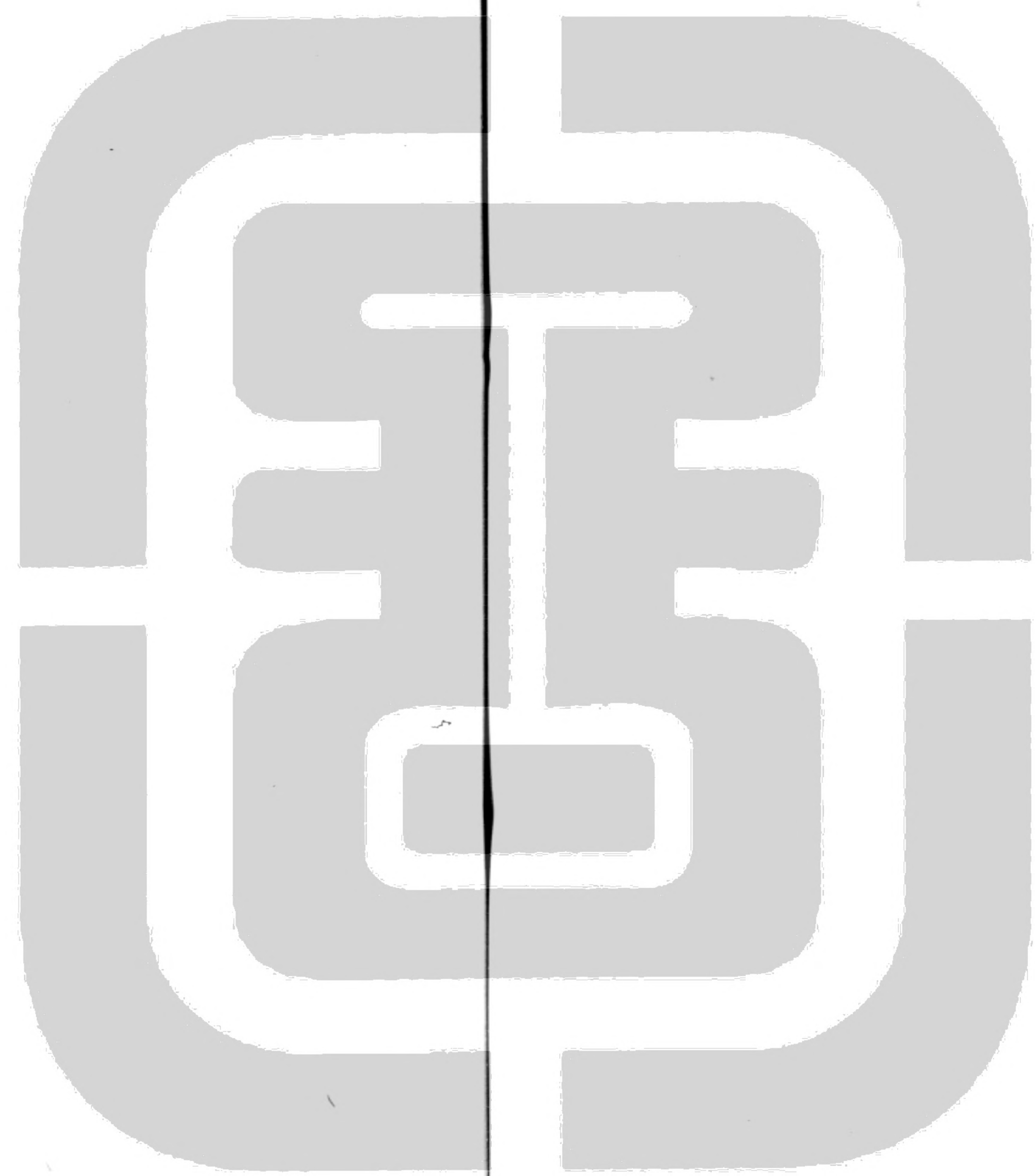
瓶甸聞谷印禪師湖州人先住徑山之白雲庵後復于觀音閣結禪期三年一時究心之士多蒙證可後復念諸方叅禮徑山自瓶窰而至者絕無寄息之地因覓真寂故趾捐貲倡信施創真寂禪院不日落成歸者雲集師因避入閩中後瓶窰諸學人得師所在相率虔請不得已復歸真寂至今稱東南叢林第一焉

湛然圓澄禪師紹興人萬曆乙卯登山上堂有語錄行于世

鶴林大寂禪師嘉定人先結茆徑山後登匡廬歷五臺

返杭州之蓮居叅究惟識有省常熟瞿元初王季和錢
受之諸公請住藤溪因倡導虞山焉

漢月法藏禪師無錫人初住徑山寂照檢視大藏後創
禪期于常熟之三峰有山居詩及諸法語行于世



卷一